大明西域记

第一回

佛朗索瓦

法国南部，夏朗德河河畔。

盛夏季节，地上的长草已经黄焦，空气中的风也被晒干了，一片橡树林中只能听见树叶互相摩擦，几声蝉鸣伴随鸟啼，林中总算不太枯燥。

却是个打猎的好日子。

弓弦一声轻响，一只短箭斜斜插进草里，随后一只野兔从五步之外的树根边快步跑了开去。

“大鼻子，你怎么又抢我的，这次明明是轮到我了！”一个小孩声音喊道。

“轮到你你也射不中，我射的可比你准多了，你们说是不是？”那个被之前小孩称为“大鼻子”的孩子回道。

之前说话的小孩忿忿不平地说：“我每次偷跟你们出来，都轮不上射箭，太没意思了。”

大鼻子道：“咱们在这里打猎，总比跟着一堆碍手碍脚的随从去射死靶子好玩吧。你要觉得没意思，你自己回去算了！”

之前那个孩子嘟囔了几句，不再说话。这五个孩子又往林中深处走去，四个孩子骑着小马，之前那个被抢轮次的孩子却是走路，每个人都拿着小弓，五个孩子隐隐以大鼻子为主。

“大鼻子，你怎么找到这个好地方的？”蓝眼睛的那个小孩问道。

大鼻子哈哈一笑，说道：“我家东门的卫兵偷偷跟我说的，这个卫兵叫……叫什么忘了，总之他人可好了，不仅告诉我这里有片还没有被封出去的树林，咱们出城也是他放出去的。”

“除了梅森，他家不在城里，哈哈！”骑栗色小马的那个小孩这么一说，四个骑马的孩子都笑了起来。

蓝眼睛的那个小孩等大家不笑了，又继续说道：“我们几个不去上课，偷偷跑出来，回去不知道又要挨怎么样的惩罚…”

骑栗色小马的孩子笑道：“皮埃尔，就你胆子最小，反正最后挨打的肯定是梅森，你又怕什么？”

梅森又是嘟哝了几句，却脸色一点也不生气，嘿嘿一笑说：“伊文，你再闹我，我回去可不帮你们挨鞭子了。”

伊文一听这话赶紧陪笑道：“好梅森，我这是夸你呢，你替我们出头，是大英雄，我们都佩服你。”

骑斑点小马的孩子也说：“是啊梅森，你是大英雄，我们才愿意带你玩呢。伊文做的不对，一会儿让你骑会儿他的马，好不好？”

梅森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正要回答，伊文急道：“不干不干，小琥只让我骑。本，你要让他骑，骑你的马就是了，我可不让他骑小琥，再说了，让他骑他也不会。”

大鼻子看梅森脸色难过，停下马靠到梅森旁边对他说：“小琥性子烈，你又不会骑马，伊文怕你为难才不让你骑的。一会儿我们打完猎回来，我让你骑一会儿火蜥蜴。”接着伸手拉住梅森的手，让他摸了一下自己骑的小马的毛皮。

皮埃尔突然小声说道：“嘘！我听到那边有声音，“伸手一指，指向一颗树后，”听动静，可能是一头鹿呢！“

几个孩子脸上都露出喜色，大鼻子，皮埃尔，伊文和本纷纷下马，慢步往那树靠了过去。大鼻子朝自己指了一下，然后手指比划了个一，意思是自己第一个射箭。随后他又给几人编好了顺序和任务，梅森仍是最后一个射箭的。

皮埃尔，伊文和梅森从左边，大鼻子和本从右边缓缓前行，五个孩子眼见要把树后的猎物包围住了，突然树上叶子嗖的一响，一只箭急射了出去。伊文骂道：“本，你又抢放箭，以后不带你来这里玩了。“却听又一声箭响，这次才是从本手里射出来的。四个孩子忙往本看去，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只见一只钉头长箭从本眼中插入直穿后脑，本被这一箭钉穿了头，脖子也给扭断了，躺在地上的身体好像抬起了头一样。他手本来架好了弓箭拉了半弦，中了这一箭当场毙命，手一松才把自己搭好的箭射了出去。

几个孩子盯着本的尸体，心中恐惧，四肢几乎比本还僵硬。只听空气中又是一箭破空射出，伊文惨叫一声，肩膀已经被钉在树上。几个孩子来不急再看伊文，用尽平生之力往那几匹小马跑去。伊文痛地大哭，那哭声却更像嚎叫，他见众人逃跑，喊道：“你们快回来救我！你们快回来救我！梅森，你是大英雄，快回来救我！“

梅森顿了一下，还是跟着大鼻子跑远了。大鼻子和皮埃尔翻身上马，立即便向远处驶去。梅森也想学他二人样子上马，向那匹斑点小马背上跳了两次，都没跳上去。第三次再要跳时，那马一声悲嘶，身子一歪压倒在他身上，背上已被插进去了一根箭。梅森见大鼻子和皮埃尔已经跑远，身后伊文惨呼声音也几乎转眼听不到了，挣扎着从死马身下爬起来。他手往地下一撑，觉得什么东西黏黏的，低头看去，见手上身上都是马血。他听得身后一个人踩着草一步步走来，忙闭上眼睛装死。只听脚步声一步步走进，突然声音消失了。他立马睁眼去看：此时一个猎人打扮的男人正站在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中自己的脸庞分明可见。那猎人见他被压得死死的，不再瞧第二眼，飞身跳上那匹栗色的马。那马倒驯顺的很，转眼之间带着那人跑远了。

皮埃尔和大鼻子纵马狂奔了一阵，皮埃尔哭噎道：“我不想死！你…你为什么带我来！送我走！你送我走！” 大鼻子见让他闭嘴，他哭得却更有力气，干脆不再理他。皮埃尔见大鼻子不再睬他，伸手就去抓他马嚼头，同时口中大叫大嚷，仍是要大鼻子送他回去。大鼻子用力把他手推开，他手不松开马具，往旁边使尽一拽，大鼻子的马头直往他的马撞去，两匹马瞬时缠在一起，两人都飞出了好几步远。

大鼻子忍痛站起身来，见两匹马都躺在地上，腿软软搭在地面上，显然那一撞之后，两匹马都撞瘸了。他望着火蜥蜴抽动的马腿，忍不住落下一滴眼泪。却听皮埃尔哭声大作，声音尤比刚才厉害，大鼻子正要狠狠说他几句，远处马蹄声音已渐渐接近。大鼻子四处张望了一下，低身钻进了一片灌木丛中。皮埃尔见他藏了起来，也忙两三步跑过去和他躲在一起，仍抽泣不止。

只听马蹄声愈来愈近，而四下里除了皮埃尔的哭声便再无动静。大鼻子喝了他两句，见他没有罢声的迹象，心下一狠，两只手如钳子一般扼住了皮埃尔喉咙。皮埃尔四肢不住挣扎，拳打脚踢中一大半都打在了灌木枝干上。他面目越来越难看，不过多时，便已不再发声。此时那人骑马已经赶了上来，大鼻子不敢乱动，双手更不敢放开皮埃尔，既怕他再发出动静，又怕自己手一动发出声响。那人见两匹马翻倒在地，咦了一声，从身后掏出一根短矛，一矛一个，把两匹马都宰了。他张望了一下，随手往一块长草过腰的地上插了几下，见没有动静，继续往旁边插去。大鼻子心道这人投石问路，不用多久自己必然给他找到，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惴惴。

那人走一步就戳几下，不多时便走到大鼻子躲的那个灌木前，他顺手一插一提，忽然觉得沉重，面露喜色，把矛连着枪尖上的东西提了上来，却是皮埃尔。原来大鼻子掐住皮埃尔喉咙，忽觉皮埃尔猛然一沉，知道那人已经插中皮埃尔，双手顺势一松，让那人把皮埃尔带了上去，希望那人见到尸体便既离去。那人往皮埃尔尸体瞧了一眼，再也不看往身后扔了出去，低声冷笑：“你不用再躲啦，我知道你在这里了。“举枪便要再插，这一下深深插进地里，离大鼻子的脚却只有两公分之遥。他一插不中正欲收枪再插，长枪枪身却给人抓住了。他心下一怔，见大鼻子双手拉着他的枪身，一边就势站起一边道：”你若是要钱，定要留我们的活口来讨赎金。但你出手就杀了本，可见不是为了钱而来。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那猎人见大鼻子小小年纪竟然临危不惧，心下也是佩服他胆识过人，知道他今日逃不出自己手心，道：“是谁我可不能跟你说，我这就把你杀了，省得你再好奇，”长枪一荡，大鼻子双手不得不撤开。

大鼻子一抬手，忽地叫道：“原来是你！你是那个放我出门的卫兵！”往后退了两步，那猎人往前跟了一步，枪尖仍不离开大鼻子，说到：“你居然认出来了？那太好了，你这下可不用做糊涂鬼了，”大鼻子不等他说完，恍然道：“波旁！你是波旁派来的！”

猎人一怔，枪尖绕着大鼻子的脸晃了两圈，随即恢复平静，道：“当时我主人令我小心行事，我尚奇怪你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心机。此时我却才明白他深意。他们说不能让你长大养虎为患，果然不错。”

大鼻子拍了拍身上的灰，道：“你主人要杀我，可为的不是这个。你可知道我怎么认出你主人的？”他见猎人眼睛不断转动，也不提醒，趁机四处旁望。猎人顿了几秒，冷笑道：“你别拖延时间，你再敢问我问题，我直接杀了你。”大鼻子示意他不要着急，道：“现在的路易十二国王从五年前故去的查理八世国王手中继过王位，却不是他的儿子，”猎人只是冷笑，既不说话也不出言询问。大鼻子接着道：“路易国王的父亲的祖父是查理国王的祖父的祖父，查理国王没有生下子嗣便既驾崩，上帝保佑他。根据我们法兰西的继承法，膝下无子，兄由弟及。可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都没有留下活着的男性继承人，只有他曾祖父有一个弟弟有后，这弟弟便是路易国王的爷爷。”

猎人嗯了一声，不置可否道：“小公爵懂得倒是不少。不过查理国王曾祖父这一支主血脉绝嗣，和我主子何干？”

大鼻子道：“从古至今，绝嗣无后的事对大家族可重要的很。就拿近几十年来说，我法兰西的半壁江山被阿勒曼尼国夺去不就是因为那勃艮第公爵没留下一个男丁？我曾听宫中大臣说到，这没有直系继承人的事，比打仗还令王公贵族头疼。是因不巧，如今的路易国王也没有后人。你可知他的第一继承人是谁？”

猎人道：“那是当今的瓦鲁瓦公爵，也就是你了。”

大鼻子点点头：“他的第一继承人是我不错，待你杀了我之后，第一继承人可就不是我们瓦鲁瓦家族的了。瓦鲁瓦一支，查理国王一支是主支，路易国王是旁支，主支绝嗣便由旁支继承。我们瓦鲁瓦是卡佩的旁支，卡佩的主支已经绝嗣多年，我父亲早亡，待我和路易国王一死，我们瓦鲁瓦一支也要绝嗣。”

猎人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接下来改是我主子做国王了？”

大鼻子道：“你主子可打得一手好杰顿，他诛杀血亲，是要下九层地狱的，上帝保佑。唉，只怪我当时只顾着玩，你一个卫兵，说话却是腔正字圆的巴黎腔，如此鹰立鸡群，我竟刚刚才反应过来。”

猎人冷笑道：“我可要多谢你那几个小朋友分了你的神。不然，坏了我主子处心积虑的大计，我在这里苦苦等候，等到路易国王去意大利，你母亲带你回封地，等了几个月才等到的机会可就这样白费了。小公爵，你那几个小朋友都下地狱了，你也先路易一步去吧！”说罢长枪朝大鼻子急刺过去。

忽听远处一声破石天惊的巨响，那猎人一惊，手下不停，长枪又往前刺了一段距离。却只听砰砰砰三声，猎人长枪枪头已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击沉，紧接着猎人手腕也中招，长枪掷地。最后一发却是射空了。猎人忍住手腕剧痛，拔出猎刀向大鼻子砍去，忽觉背后凉气袭来，本能般回身一挡，才看见来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东方面孔少女。那女子手持一把弯刀攻势大开大合，刀法甚是凌厉，转眼之间已经和他拆了十余招。他听得远处传来几句听不懂的话，见敌人越来越多，心道此次怕是难以脱身，只能先杀了那小公爵，报效主人，刷刷连砍两刀逼开了那少女，马上转身回头，忽然腹中剧痛。低头看时，见大鼻子手持长枪，枪尖已经插进了自己肚子里，紧接着后颈又中了一刀，脑中一片空白便既人事不知。

那少女见大鼻子脸色苍白，随时可能哭出来，上前一步正要安慰他，却见大鼻子手上没停，又连捅了七八下。少女不禁愕然，对大鼻子道：“他已经死透啦，你不必再捅了。”大鼻子仔细查看，见那人确实死去，便对她深鞠一躬道：“多谢姐姐相救之恩，这恶人想要杀我，附近可能还有他的人。此地不宜久留，请姐姐和姐姐的朋友们送我到城中休息。”

少女见大鼻子握着比他长半身的矛行礼，模样甚是滑稽，不禁噗嗤一笑道：“好，你先骑上这恶人的马，我们送你回去。”这时那少女身后又走出三人，大鼻子见三人之中，那白发老者和那年轻人都皮肤发黄，扎着头发显是库曼人打扮。还有一个更是个皮肤黝黑的摩尔人，他不知这四人来历，向少女看了一眼，姑且放下心中疑虑一一谢过。

大鼻子带四人走到城门口，又见到自己家熟悉的城墙，心中恍如隔世。他想起火蜥蜴被那恶人一枪捅死，又留下一滴眼泪。城门众卫兵见少主从城门外回来，身上斑斑点点都是血，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大鼻子向他们点了点头，带那少女在内的四人进了城。

这一路进了城堡均是毫无阻拦，卫士仆役们见了大鼻子纷纷行礼避让。那四人跟着大鼻子进了一间石屋，屋中打扮均不是很华贵，就连蜡烛也没有几根。好在窗子开的很大，屋内的光线干净而明亮，即使此时几近黄昏。

屋中正立着一条长桌，桌上没有装饰也没有灰尘，倒和屋内其他不多的装潢相宜。大鼻子拉开四张连着的椅子示意四人坐下，自己接过仆人手中的手巾，坐在一边，擦了擦手上的积灰道：“几位恩人，我今日得蒙诸位相救，实在感激不尽。不知几位恩公如何称呼？“他先向那少女望去，显然是希望她先说几句。

那少女嘻嘻笑道：“那猎人要害你，我们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你是昂古莱姆的伯爵的儿子吧，我叫法蒂玛，你看得出来，我们几个都不是你们法兰西人。”

大鼻子叹气道：“我也不必瞒姐姐，我父亲已于几年前去世，我就是昂古莱姆的伯爵。我这伯爵是祖传的，可没什么了不起。”他话题一转，“我看姐姐不比我大几岁，可这一身本领能抵上千军万马。“

法蒂玛脸上得意道：“我……我可算不上什么高手。伯爵大人，我师傅才是高手呢，说是世间第一高手也不为过。我拜在他老人家门下之时，也不比你小多少。“

大鼻子脸上好像露出羡慕的神情，转而向那被法蒂玛看着的老人道：“不知长者如何称呼？“

法蒂玛道：“我师傅是东洋人士，姓十矢。我们弟子们都称他十矢先生。”

大鼻子站起身鞠躬道：“小子见过十矢先生。”他说到一半，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十矢先生是东洋人吗？我读书是读到过的，说那东洋有一个桑国，我们的火枪火炮都是桑国发明的。”

十矢先生道：“伯爵大人不必多礼。这书中所记载的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宋国几世纪前就被元国给灭了，那蒙古人的元国百年前也被……被明帝国消灭了。不过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家，我和我儿子十矢耿是中国东边的日本国人。”

大鼻子道：“原来是日本国人，”他目光转向一旁的男人，那人同样奇装异服，黑发黑眼，一身褪了色的锦缎。问道：“您就是十矢耿，小十矢吧。”他见那老人年纪显然已经不小，法蒂玛比自己大了大概两岁，那个黑人应该十八九岁。却对这个黑发的青年的岁数估计不透。

十矢耿拱手道：“伯爵大人好眼力，在下便是。我才疏学浅，父亲的本事一点都没学会，‘小十矢’这称呼实在当不得。“

法蒂玛笑道：“师兄，你要是一点本事都没有，我们可就是糊涂虫了。伯爵大人，今天扔石头的那个就是我大师兄，他最喜欢骗人了，我和师弟老是被他骗着练武，被吊起来打。“

大鼻子忙又站起身来行礼，道：“原来是十矢英雄救了我。我名叫佛朗索瓦，请几位也不必叫我什么伯爵大人了。“他顿了一下，脸一红说：”我很是羡慕你们的本事，也想学一些本事防身。请问几位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居住一段时间，教我一些本领？“

他目光转向法蒂玛，法蒂玛躲闪着他的目光道：“你得问我师傅。我武艺低微，可教不了你。”

佛朗索瓦忙向十矢先生望去，脸上满是期待。

十矢梗正色道：“伯爵大人，我们日本人对师徒名分及其看重，有道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此事不能仓促决定。我父亲答应了三师弟，阿方索·迪·阿维斯先去葡萄牙一趟。此次路程遥远，我们江湖人士，居无定处，四海为家。伯爵大人不嫌我们卑鄙，我们已经非常感激。让伯爵大人跟我们一起行走江湖，可要让大人吃太多苦了。”

他这么说，自然是拒绝了。佛朗索瓦正大失所望，突然眼前一亮，道：“阿方索·迪·阿维斯，那是葡萄牙国的三王子了？没想到同是贵族子弟，他却有这福分做十矢先生徒弟。”

那和法蒂玛及十矢父子一同前来的青年苦笑道：“公爵大人，我数月之前在海边游赏风景，被巴巴里海盗劫持。被他们关了几个月，幸得师傅搭救性命。先生大义，要送我回国，我苦苦求他，他才答应回国的路上收我为徒。公爵大人您是法国王储，万金之躯；我有两个兄长，大哥更是刚刚婚配，这国王的位置这辈子是和我没关系了，我的家族自也乐得看我不和大哥们争权。我们已经打听好了，今日下午此处有前往里斯本的商船，这船错过了可没有下一班了。”

佛朗索瓦脸上一红。他之前只告诉几人自己是本地的伯爵，自己瓦卢瓦公爵，法兰西王储的身份却一个也没有如实说出，这同是贵族的摩尔人却全捅了出来，让自己好生没趣。他不知如何回话，大厅之中一时气氛有些尴尬。

这是屋内吱呀一声，传来木门被打开的声音，一个女人怒气冲冲地走进屋道：“好啊，弗朗索瓦，你今天又到哪……”桌边几人都看向那年轻女子，见她穿着一件绣着鸢尾花的黑色裙子，年纪轻轻，除了脖子上挂了件金子打的首饰，身上别无装饰。十矢耿心道，这贵妇人年纪不过与我相仿，怎么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这些法国人真是胡闹。

那女人一脸惊疑的看着十矢一行人，眼光转到儿子时，见他浑身是血，又被吓了一大跳，眼神又是担心，又是受怕，像是小鹿看向被兽夹夹伤的母鹿。她惊道：“出什么事了？”

佛朗索瓦摇摇头道：“我和伊文，本，皮埃尔还有鞋匠的孩子去城外玩，中途遇到了劫匪。他们几个都给害死了，这几位大英雄救了我。”他说完这一句话不禁想到：其实那皮埃尔是他亲手杀的，这事自然不能告诉这些人，干脆推到劫匪身上。那劫匪倒不是真的劫匪，不过他是波旁派来的杀手一事也不能对母亲明说，不然她一定要把这事闹大。

那女人走到佛朗索瓦旁边，上下检查了一番，脸上才有了一点血色，忙向四人行了一礼，道：“多谢几位英雄救了我孩子性命，”转头又对佛朗索瓦道：“你还不快谢谢恩人？”

佛朗索瓦也不说明自己已经谢过，当下又站起向四人行了一礼，道：“佛朗索瓦多谢几位英雄。”心想：现在路易国王在意大利打仗，巴黎远比这里危险。母亲若是带着我去巴黎，多半我们母子路上就被波旁杀了。这四位游侠武功高强，如果愿意在这里帮我，我才是绝无危险。可惜那个黑人从中捣鬼，他们多半是不愿意留下的了。他思绪极快，这许多想法只在十矢师徒四人回礼的一瞬间。

果然听得那女人道：“这地方山穷水恶，我们娘俩是不能再待了。我和我儿子明日返回巴黎，不知几位英雄可否送我们进京？”

佛朗索瓦拉了拉母亲的袖子抢道：“娘，我不想去巴黎。”

那女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见儿子不愿回巴黎，也就依了。她又极力邀请十矢师徒四人在此地常驻教教儿子本事。十矢耿把缘由又对那贵妇说了一遍，婉言拒绝了。佛朗索瓦母子请十矢师徒在此地休息一晚，几人都说怕误了船，也推辞了。

那年轻女子便写了封信，交给十矢梗，请他如果见到路易十二便交给他。佛朗索瓦知道他们要去葡萄牙，请了仆人拿了一大袋金币让他们当盘缠。十矢耿一再请让，佛朗索瓦便从中取了三十块法郎和三十块葡萄牙金里尔，装到两个包里交给了十矢耿，亲自送行到城门口。众人就此分别。

十矢师徒行了半小时，到了昂古莱姆的港口。十矢耿从腰间小包里掏出一个佛朗索瓦给的法郎交给了租船的商家，那拿钱的商人仔细检查了好几遍法郎，看了看十矢耿才确认是真金。他用五根手指轮流撮捏自己的胡子，嘴里念念有词，好一会儿才找够了索尔和第纳尔，四人住了上层甲板的几间房间。

当晚吃过饭，一行人在甲板上练起剑来。十矢梗站在父亲身侧，看师弟师妹练招。过了十余招，阿方索长剑递出，目标直指法蒂玛的小腹，法蒂玛身子往他剑上撞去，弯刀一闪，刀面已拍中长剑剑身，阿方索手腕巨震长剑几乎脱手，这锦衣剑法中凌厉至极的一招“张仪使楚”也使的歪斜扭捏，再无半分威力。阿方索脸上一红，干脆回手弃招。法蒂玛待他这剑彻底收回了才继续出招，弯刀也是蓄势不发，突然肩头一晃连砍三刀。甲板上几个水手看他们舞刀弄剑看得正是热闹，见了这三刀都叫起好来。阿方索双手同时握住剑柄，剑立于胸前，胳臂不动，手腕急翻，只听三声兵刃相交之声，在场之人听到之后都露出笑容。

法蒂玛赞了一声：“师弟，师傅的‘归来剑’你已经学到精妙之处了，”话音未落又出三刀，和刚才使出的三刀劈出的角度，力道，速度完全一样。阿方索也照样使出‘归来徘徊’抵御，又是叮叮叮三声干脆响声，原来这三次兵刃相击之声和上次的三下也是几乎一样，第二次与第一次的声音比起来高了一点，第三次比起第二次来说又是高了一点。

这次三下撞击之后，但见十矢耿和甲板上一人同时咦了一声，已经听出这次三击之中最后一声和先前比起已经稍有不同。那甲板上走出一人，道：“你这招这么防就错了啊。”

阿方索往那说话之人一瞥，法蒂玛又是三刀递到。阿方索连忙收回眼光，归来徘徊抵住这三记又快且狠的刀法。这一次却是所有人都听了出来，他这三次招架的声音难听之极，也完全不在调上，法蒂玛见阿方索面露羞愧之意，正要说两句鼓励之语，忽然之前出声之人又说到：“你看，这招怎么防得住。”

阿方索退后一步，长剑猛地往那人胸前方向一指，气冲冲地说：“我错在哪里了？”法蒂玛惊呼一声，众人的眼光都向那人看去。那人正从船舱之中走出，服饰华贵，一身西班牙贵族打扮，但是腰上却别了一把极长的阔剑。阿方索心道此人巨剑如此之长，不背在背上反倒挂在腰间，若非左手扶住恐怕得在地上拖出一道印子。再看那人时，见他似乎没把自己当回事一样，反而应和着旁边观众的起哄。

那人说到：“小伙子，你剑使的不错，可惜拿反了，所以是错了。”阿方索心中一阵奇怪：大家都是这般拿剑，虎口朝向剑锋，你怎得说我拿反了。当即长剑收回，问道：“请问阁下该怎么出招。“

那人唰地往前迈了一步，之前扶住剑柄的左手一使劲，虎口仍朝向剑柄这端，微一侧身拔出巨剑。只是巨剑实在太长，他这一拔剑便逼得阿方索不得不退后几步。那人反手拔了剑却不翻过手腕握住，双手均反手握住剑柄，剑尖朝天，比了个起手式道：“正手剑唐特，先教教你怎么正手握剑。”

阿方索四处看了看，见师傅师兄师姐都向自己点头，喝了一声，长剑递出。第一招便是锦衣剑法中的那记‘张仪使楚’。那自称唐特的男子双手小臂猛地向下挥去，这若是正手拿剑，自然是一击平平无奇的下劈，但是唐特反手拿剑，这一下竟成了一招势沉力重的刺击。阿方索的剑不及巨剑长，倘若他这一招继续使出，势必要被活活钉死在地上。

阿方索手臂翻转，右足向前一踏，身体下坠变招向那人手腕砍去。那人手持巨剑，不能灵活格架，眼看手腕就要中剑，忽地巨剑空气中画了个半圆，下落之势全部化为上升之势。阿方索尚未反应过来，只听“铛“的一声，巨剑与长剑向击，长剑随之脱手。

唐特正要向前，用巨剑制住阿方索胸口。忽地右手边传来嗖嗖嗖三声破空，唐特横剑挡驾第一发暗器，第二，三发还是打中了他左手虎口与右手手腕。唐特拿剑不定，巨剑落下，插进甲板里，甲板下传来一阵西班牙语的粗鄙言语。那出招之人哈哈大笑，正是十矢耿。唐特对他师弟动武，这个面子总得赢回来。

十矢耿见他武器奇特，一心求稳，出手就是四菩萨式中的一记观音拂杨。这四菩萨式共有四九三十六招，如果敌人一动不动，皈依我佛，便三十六招中的一招也擦不到敌人身上；但倘若敌人稍有动作，那些于人毫发无伤的招式反都变成极为厉害的高招，唐特对这些却如何知道。

唐特忍着痛，右手握住左手虎口，正要发作，看向十矢梗的眼神突然一颤，道：“原来大人也在这里。”

他眼中露出极为恐怖的神色，不待十矢梗回复，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道：“小人之前多有冒犯，还请大人原谅，务必在考沃尔大人面前多美言几句。”十矢梗见他仍趴在地上，心中又奇又是好笑，说道：“你起来吧，下次别惹是生非了。”

唐特嘴中连连点头，魂也丢了似的跑进了船舱，几人面面相觑，当下又练了一会儿剑，各自回房休息了。

大明西域记

第二回

唐特

次日醒转，师徒一行人在大堂用过早饭，十矢梗从怀里掏出一枚佛朗索瓦给的葡萄牙金里尔交给小二，让他帮忙换些银币和铜币。那小二一怔，认出这是葡萄牙钱。他自己是西班牙人，偶尔也用到葡萄牙的钱。他跟十矢耿算好了能换多少银铜才转身离开，十矢耿也不跟去。

饭后，师弟和师妹都回房练起了他父亲教的内功，他在大堂等小二等了好久，实在无聊，回屋拿了父亲给的“孙子兵法”去读。这书讲的是打仗的事，父亲说等他们请了援兵回国用得上，书本上的字都是日本字，除了他和父亲外这千里异乡再无第三人懂。小师妹应该会说一两句日语，但是读书就不太可能了。

他反复把整本书读了好几遍也不见小二回来，十矢耿并不担心，这船就这么大，靠岸之前小二是跑不掉的。此时他又想起昨晚见到的怪人唐特。他吃早饭时又问过众人，那唐特口中的考沃尔是什么人，为什么唐特见了自己像丧了魂一样。师弟师妹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最后父亲说这等行为乖张之人，怕的也必然不是什么好东西结束了话题。

船上的生活实在无趣，在这点上，他的定力还不如师弟师妹，好在多年奔波已经习惯了旅行。他自小便和父亲游历，除了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埃及苏丹那里做上宾。那是他们过得最安稳的一段时间，他和苏丹的的孩子们一起接受来自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贤人们的教育，其中几人还是他父亲的旧识。他也是在那里学会了阿拉伯语，法语和各种父亲教不了的东西。后来苏丹去世，小苏丹 上位之后又被人逼着退位，和十几个弟弟妹妹一起被吊在皮袋里打成肉浆，他父亲几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切也随着皮袋里零落成泥。他们仓皇出逃的时候，只来得及救法蒂玛公主。

直到那天开始，他才切身体会到了失去一切的感受。也是那天之后，父亲便从中年步入老年了。他们三人继续四处游历，在土耳其人的宫廷里也待过几年。直到有一天，父亲突然要自己和师妹收拾行李，说波斯和土耳其又要打仗了，他不想为苏丹效力对付自己的老朋友。这次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君主了。父亲说，至少得有一万人，才能夺回王位。

十矢梗听得船舱中传来一阵阵喧闹之声，后者将他从漫无目的的回想中解放出来，他天性喜欢交朋友，凑热闹。见小二一时三刻不会回来，干脆往船舱中走去。他听见走廊远处几个水手在划拳，脚下传来阵阵笑声，走廊边的房间里还有几人在小声说话。他身有内力，听力异于常人，只听得一人用法语道：“除了听他吩咐以外，还有什么要做的。”另一人回道：“此次事关重大，你到了之后专心做事即好。”

十矢梗本着非礼勿闻的态度，正待离去，之前那人诺了一声，顿了一下又道：“大人，我在船上见到杜鹃了。”

杜鹃并非海鸟，十矢梗心中正奇，却听那人冷哼一声，声音里带着不满道：“杜鹃到处做窝，飞到哪里也不稀奇，你不用管，不要去做无关的事。你们家是三口人对吧？”

先前那人道：“祝福玛丽亚，我大哥前几个月有了后，我，我父亲，我大哥和我侄子，现在一共四口人。”

那“大人”道：“你父亲生了两个儿子，已经够了。我先给你三粒“生生不息丹”，最后一颗还得看你表现。”十矢梗越听越奇，云里雾里。房中几人说话均是用法语，只有那“生生不息丹”五字是字正腔圆的日文。他一时间不清楚是否是自己听错了。

只听又一人道：“大人，这船上有个叫亨利的西班牙水手，赌赢了我好多钱。在下可要吃不起饭了。我想让小兄弟去帮我把钱讨回来，您看方便吗？”

另外两人都嘿嘿一笑，那个明显比其他两人地位高的人道：“让九子，你这容不得别人占你便宜的性子真得改改了。你去吧，在这船上且听九子兄的，”他似乎是思考了一下，“若是你又见到了那人，叫他来这里见我。”

那人道：“是。”转身便要出门。

十矢梗见所在走廊没有任何遮拦，从甲板进来便能看到尽头。他不想招惹麻烦，也可能是心虚使然，忙展开家传轻功，几个纵跃跳回甲板。

他始终好奇，拍了拍自己衣服，装是无事发生一样又进了船舱。走廊内并无一人，仍能听得见笑声与划拳声，却听不得屋内传来任何声音了。突然传来一声尖叫，随即笑声停了，划拳声也停了。脚步声。越来越多的脚步声。他跟着尖叫的方向过去，下楼，进了一间房间。屋子里十几个人围着什么。*一具尸体。*地上染满了鲜血，尸体的头冲着门口，一只手不自然的向前空握着什么。他看了一眼，鲜血正从早上见过的小二喉头汩汩流出。

“杀人犯！杀人偿命！交出凶器！”

十矢耿挤开两个人，定睛望向那杀人犯时，吃了一惊。原来此人便是昨晚被自己飞石打伤双手的正手剑唐特。十矢耿愣了一下，虽然不知道唐特为什么对他惧若天神，但昨天他的确是说了不要惹事生非。只听唐特手握剑柄怒斥道：“我怎么会杀没有兵器的人？”

那十几个人见自己人多势众，纷纷叫嚷：

“还说不是你杀的，你看我们这里除了你还有谁带了剑！”

“你还不承认，我们来的时候都看见你在旁边了！”

又有一人叫道：“亨利哥怎么和你过不去了，你竟要杀他，快快束手就擒！”

唐特的眼睛好像喷出火来，他大喝道：“你们诬我杀人行凶，那我不妨真杀你们几个。”，正要拔剑，猛地看到十矢梗站在门口，顿时扑通跪下，哭道：“大人，您可要为我伸冤啊！”

众人的目光都向十矢耿看去，他继续说道：“亨利早上招待过我用餐，那之后我给了他一枚金里尔，让他帮我换成零钱。如果这钱已经不见了，说明凶手是谋财害命。如果还在，则是凶手另有动机。”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之前叫亨利做“亨利哥”的那个人走上前来，在亨利尸体上摸了一阵，果然那枚金里尔已经不翼而飞。他又搜了一阵，从亨利的尸身上翻出一把小刀来，那小刀上血迹斑斑，自然是送了亨利命的凶器。众人一时鸦雀无声。

一人对身旁的人悄悄道：“这个西班牙人果然是为了钱杀的人。”他这话所有人都听在耳朵里，另一人道：“这把刀是船长发给船员的，这个西班牙人自然是和亨利推搡之时顺手拿到手里，然后一刀把他——”

突然黄影闪动，那说话的人一个踉跄退后几步，捂着肚子惨叫起来。唐特哼了一声，道：“凭我的本事，杀个人还不用推搡。”众人吃了一惊，竟然都没看出之前那人是怎么被打的。十矢耿自然看得出来那人是挨了唐特一脚。此时又一人推开房门进来。舱内的水手向那人望时纷纷向后退出几步，行礼道：“普留利船长。”

十矢耿朝那人看去，那人四十余岁年纪，两鬓，鼻和下巴上都留了精黑而长的卷胡子，穿着旧红色的单衣，衣服外面套了层岁数不浅的锁子甲。他眼光如电，双目射向东方面容的十矢耿，仪表翩翩的唐特，又射向那手里拿刀的伙计。他向拿刀的那人问道：“埃里克，怎么回事？”

埃里克手里拿着刀，身上沾满了血，对船长恭恭敬敬地说：“报告船长，这个西班牙人杀了亨利。”说完指向唐特。普留利船长拇指食指夹住他手中的刀，抓过来握在手里。他凝视着刀上的血，道：“我想你也没这个胆子。”

埃里克继续道：“我和亨利哥轮流在饭堂和甲板上值班，刚才我清理着甲板，突然听到船舱里传来西班牙语交谈的声音，随着我听到亨利用西班牙语大叫些什么。我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往船舱跑去，只看见大门敞开，这个叫唐特的西班牙人正在亨利的屋子里站着，亨利倒在血泊之中。随后大家都聚了过来，这个人不但不承认害死了亨利，还打伤了好几个人。”

普留利船长冷哼一声，说：“不承认？拿下！”旁边几个水手听的号令，立刻向唐特扑去。唐特一脚踢开一个水手，手臂横扭把另一个水手的下巴直打脱臼。十矢耿看出唐特逼退两人是为了拔剑，但是屋子太小，慢了一拍，手腕剧痛已被一个水手抓住。几个水手立马把他抓得结结实实，之前被他踹倒的水手更是往他脸上吐了口唾沫。

一个水手补充道：“我奶奶是西班牙人，亨利叫的话我也听到了，意思是‘救命，救命啊。‘船长，这个东方人说这个西班牙人为了一个金里尔就把亨利杀了，我们要给亨利报仇啊，吊死他！”

普留利船长一巴掌打在那说话水手的脸上，道：“罗瘪子，老子是没操过你奶奶，我清楚她是西班牙人，还是你清楚，”他看向唐特，短刀向空气虚劈一刀，道：“你叫唐特？你拳脚不错啊，亨利死在你手里不冤。你胆子不小，连我的人也敢杀。”他转头看向十矢耿，道：“你不是我的人。你是唐特的同党吗，在这里干什么？”

十矢耿道：“在下十矢耿，是远东日本人士，与这位叫唐特的实乃素昧平生。”

普留利船长道：“日本？没听说过，离印度近不近？你不是我的人，又不认识这个杀人犯，说的话应该公平公道。你说这个唐特杀了我的船员，我该不该杀他？”他手中刀尖向唐特脖颈一指。

十矢耿道：“我觉得不该杀。”

普留利船长眉头一皱，十矢耿续道：“在场的诸位都能证明这是一场谋财杀人案，而我认为唐特衣着华贵，家境富裕，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因此……”

普留利船长哈哈大笑：“天杀的，你这个突厥人还挺有意思。”他转过身子凑近十矢耿道：“我不需要什么动机，手法，”他这时候已经把刀上的血迹擦得干干净净，收回怀里。“明天早上的时候，杀亨利·罗德里戈的凶手绝对会去见他。好了，先放开他吧，都滚回去干活！” 他不等众人退出先行离去，锁子甲锁环相撞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远处。

几个水手面面相觑，放开了唐特悄悄都出去了。罗瘪子和埃里克也要走被十矢耿一把拦住，道：“两位兄弟，我想问你们几句关于亨利的话。“罗瘪子道：”你问个婊子娘养的臭鬼。“说罢也要离去。十矢耿知道他是之前被普留利船长骂了一通，心里恼火；也不生气，从怀中掏出两个银索尔道：“罗…罗兄弟，你别生船长的气，他也是心里难受才说你的。”

那罗瘪子本来十分生气，见十矢耿拿出银子，嬉皮笑脸道：“我怎么能生气船长的气，嘿嘿，船长认我做干孙子，我开心还来不及呢。耿兄弟，叫我罗尼就好了，罗瘪子那是船上的人瞧不起我是英国人才叫的，我也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十矢耿道：“埃里克，罗尼，两位兄弟；你们是亨利的熟识，他在船上平常都做些什么？”

罗尼伸手接过一个索尔道：“亨利不做工的时候和我常常一起喝酒，有些日子船长不让喝，我们就下去赌钱。”

埃里克摇了摇手，道：“你如果能帮亨利哥查出凶手是谁，我给你一个索尔也行。我跟亨利一直是轮班的，所以他每次去喝酒我都不在。不过我每次去耍几把骰子的时候都能见到他。”他的手在空中一顿，还是接过了索尔。

那唐特这时也待走出房间，对十矢耿点了点头道：“多谢。”便要离去。十矢耿道：“唐特兄，你当真没有杀亨利？”

唐特冷哼一声道：“亨利就是我杀的。”抢前一步出了房门。

埃里克和罗尼见状都勃然大怒，两人都向前两步想拦下唐特，却又怕他武功了得，只得目送他离去。

十矢耿心中思索，亨利今日毙命的起因应该是自己给的那枚金里尔。*是我杀的亨利*。但是杀亨利的人是之前就旧仇，还是今天因为金币突然起意？他问向埃里克：“你知道有什么人和亨利有过节吗？”

埃里克摇了摇头道：“没有。我们水手都是穷人的命，也一起斗过海盗，大家是过命的交情。船长……船长对我们也很好，大副他们也没摆过什么……”

罗尼插道：“和水手关系不好的，不是酒馆老板就是赌场的庄家，巧的是他们最大的主顾又是我们。每次花钱的时候他们满脸堆笑，赊账的时候就要杀了我一样。”

十矢耿若有所思，道：“你们说船上有喝酒的地方和赌钱的地方，我们就去那里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线索出来。”二人应了，带着十矢耿在船上七转八转，到了一间稍微宽敞的水手室。

埃里克道：“大堂客人比较多，船长怕我们喝多了出丑，专门给我们留了一间房间喝酒。”此时屋子里除了他们三人外，有一个酒保站在一张桌前，身后是一排酒杯，正在倒酒。另外还有两人在喝酒。这屋里三人见埃里克一行人进来，向他打了个招呼。那喝酒的二人问道：“埃里克，亨利给人杀了，此事可是真的？”

罗尼道：“千真万确。这位埃里克老兄是第一个发现，”他看向十矢耿改口道，“第二个发现亨利尸体的人。”他把声音放低。“是被人用刀划开肚子害死的。”

喝酒的一人叹了口气道：“这家伙，早不死晚不死的，还欠着我几个索尔呢。”

十矢耿走上前去，问道：“朋友，我们正在调查亨利的死因。亨利今天有没有来过这里？”

那喝酒的水手看向酒保，酒保摇了摇头道：“他今天没在这里。”

十矢耿又问那水手：“你说亨利借过你钱？”

水手苦笑道：“你莫不是把我当作凶手了。亨利这个人啊，做事勤快，干活利索，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大手大脚花钱。不止是我，”他一一指向酒保，另一个喝酒的人和埃里克，“他们都借过亨利钱呢。船上的水手和亨利合着来的都被他借过钱。你说不借吧，做朋友过意不去；借吧，他花钱就跟我喝酒一样——没个底，咕咚咕咚。”

水手喝了一大口酒，又道：“我们水手的工资不多，一个月也很难拿到五个索尔。亨利家里又有一个老母亲要养，普留利船长听说这件事后，把亨利调到了大堂的工作。偶尔会有阔绰的商人旅客会给一些小费，但那些钱也不够他花的。”

埃里克道：“船长对我们的确不薄。先生，你有所不知，我们水手命苦。平时做的都是硬活，经常要面对海盗的威胁，在船上时间长了还会得水手病。每次有弟兄们离开，普留利船长都会给他家里送一笔钱做抚恤。想必有了这笔钱，亨利的老母亲也能过一段好日子了吧。”

十矢耿见此处问不出什么所以然，便叫二人领自己往船上的赌坊去了。屋中一片安静，又只能听得到喝酒的声音。

三人一路来到赌坊。此时正值正午，赌坊里只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守卫站在门口，另有一个男人在清理桌面。他见三人进来，不耐烦道：“饭点的时候要做清理不营业，你们请先回去吧。”

罗尼忙摆手解释道：“肯，我们是来调查亨利的死因的。”

那个男人在擦桌子的手停下了。“亨利死了？”

十矢耿见他反应奇怪道：“他今天来过这里？”

那个叫肯的男人叹了口气，拉开了正在擦的桌子边的四把椅子，自己坐了一把道：“亨利今天来过这里。”

埃里克与罗尼互望了一眼，随着十矢耿坐了下来。肯见几人都入座了，说道：“今天上午，饭点刚结束的时候，亨利来我这里赌钱。我跟他说，你先把上次的债还了。他说他想办法发了一笔小财，之前的债不是问题，这次先换两十个索尔的筹码。”

他说一句，三人的表情就难看一分。罗尼正要开口说明情况，十矢耿做了个手势让他先别吭声。肯继续说道：“我对他说，这赌场是商会的财产，我替他赊的帐是我用自己的钱垫的，让他赶紧把钱补上。突然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枚纯金的里尔。我当时吓坏了，问他从哪里偷来的，他跟我说他亲戚去世了留下一笔遗产，这样成色的里尔他还有好多。”

赌场管理从椅子上起身，走到一口封闭的大箱子面前，从腰间拿出钥匙开了锁。不一会儿，他关上箱子，回到桌前，将手里一枚金色的里尔放在桌子上，说道：“就是这一枚，价值七十个索尔的金里尔。”

十矢耿把里尔拿到手上看，金币还有些温暖。*上面是我的体温。*他拿了一会儿，听到身后金属交击的声音，知道守卫不耐烦了，把金币还了回去。

肯接过硬币放回了箱子里，说道：“我见他连金里尔都拿得出手，就相信他了，给他换成了索尔和筹码。他就去赌，一开始他赢了几把，不过都是小钱。他过来把赢的钱给了我，说先还一部分账。接着他就不和水手赌了，去了一索尔一注的桌子和那些商人赌。没过一会儿，他就阴沉着脸过来找我再换三十索尔的筹码。我劝他不要再赌了，他没听，又过了一会儿，那三十索尔也输光了。最后他把剩下的二十索尔也丢进去了。我的老天，他玩第纳尔的桌子能玩一年的钱，半个上午就输光了。在那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十矢耿叹了一口气说道：“所以他输完钱就走了是吗？”

肯点了点头：“他输完了一整个金里尔就走了。走的时候一句话没说。”

几人面面相觑，罗尼忍不住第一个出声：“他疯了。”

埃里克低下了头，道：“他隐藏的太好了，我们平时一起赌的时候，他从来没暴露过自己。”

罗尼道：“我有的时候也会赊账，”他不好意思地冲着赌场管理笑了笑，“但是我欠钱的时候会把钱还了再借下一笔。如果我早知道亨利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会跟他来赌场了。”他对肯说道：“这位先生就是那枚金里尔的主人，他早上把这枚里尔给了亨利，让他帮忙换些零钱，没想到却……”

他说不下去了，埃里克问肯道：“他平时是不是经常来这里赌钱，而且每次来的钱都有各种理由？”

赌场管理道：“是的，有的时候是商人给的小费，有的时候是捡到了丢失的财物的报酬。我一直觉得奇怪，他真是个幸运到了扭曲的人。”

埃里克道：“恐怕不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钱，应该都是从我们手里借来的。他借了一笔钱，想用这笔钱赢回上一笔钱，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搭进去了更多。欠债太多了之后，就无所谓了，总是想着下次补上，下次补上。终于是差的太多，无路可走了。是我们错怪了那个西班牙人，亨利不是他杀的。先生，您说说您的看法吧。”

十矢耿见他问向自己，说道：“是亨利杀的亨利。”*是我杀的亨利。*

罗尼惊讶道：“原来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埃里克接着说道：“他欠的债那么多，自杀之后一笔勾销，也能用船长的抚恤金养活母亲了。可惜我们不是亨利，不知道他欠了多少钱。”他摇摇头，“不，恐怕连亨利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欠了多少钱了。”

肯说道：“亨利啊亨利，你倒是个孝子，自己活不下去了也想着母亲。只是……唉。上帝宽恕他的罪孽。”

十矢耿见其他几人都不再说话了，道：“诸位，我现在有一事相托。普留利船长让我调查亨利的死。亨利已经死了，债务也一笔勾销了。他最后的愿望便是能通过自己的死让他的母亲拿到船长的抚恤金。但是船长如果知道他是故意自杀，可能就不会给他母亲留抚恤金了。所以请各位对此事守口如瓶。”

埃里克摇头道：“可是，如果我们不说出亨利是自杀的事实，船长就会迁怒于那位西班牙的先生。”

罗尼怒道：“唐特是无辜的，亨利也得是无辜的。那是谁杀的亨利，埃里克你吗？”*是我杀的亨利。*

十矢耿叹了一口气道：“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告诉船长实情吧。关于抚恤金的事，我会帮忙的。”他站起身与赌场管理告别，埃里克与罗尼也各自起身，领着十矢耿向船长室去了。

十矢耿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句他听不懂的粗话。十矢耿当作是允许的意思推门进去了，罗尼埃里克二人站在门外候着。屋内，普留利船长正在处理文件，他见是十矢耿，一句脏话脱口而出：

“天杀的蒙古人，真晦气。”

十矢耿没有生气，把他和埃里克，罗尼几人寻到的线索与推论全部说了出来。船长停下了笔，专心听他讲话。待他说完之后，突然大喝一声：

“埃里克，罗瘪子，你们两个吃闲饭的废物东西还不给我滚进来！”

两人应声推门进来，船长骂道：“你们是谁啊？不去干活在这里管闲事，是觉得活少还是怎么的，还不给我回岗位干活！“他见两人诺诺点头转身欲走，又道：“嘴巴严实点，亨利的事，别到处他妈的放屁跟别人说。要是让我听到什么，我拿你们的舌头去做鱼饵。”两人点头答应，从船长室退了出去。

十矢耿见他说出这话，心里已经放下了八成心。船长又对他道：“契丹人，你也莫要多言。我晚上会在大堂召全体船员开会，你只管在旁边点头，不要多说话。”

十矢耿点点头，回房间练内功去了。

当晚，十矢耿吃完晚饭，随众多水手船员来到了大堂。此时大堂已经人满为患。众人叽叽喳喳不停，突然声音尽熄，普留利船长从人群中出现了。他此时神情严肃，声音洪亮地对众人说道：“黑岛号的船员们，今天，我们的一位同胞离开了我们。他的名字是亨利·罗德里戈，来自萨拉曼卡的罗德里戈。他不是上帝主动带走的，而是被谋杀的。”

众人群情激愤，有人大喊：“吊死凶手！”有人大喊：“谁是杀人犯！”

普留利船长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压住了全场：“幸运的是，这位来自远东日本的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他指向十矢耿，“我以船长的名义发誓，他提供的证据全部准确无误。凶手不在船员之中，我很高兴我们之中没有那种败类，也不在旅客之中。凶手不是人，而是……”

“是我杀的亨利。”一个高昂的声音打断了船长的讲话，十矢耿听出是唐特的声音。唐特站在大堂门口，中气十足道：“我为了一个金里尔就把亨利杀了。”

那些在亨利房间见过唐特的船员马上把他认了出来，“就是他！是这个西班牙人害死的亨利！”“捉拿凶手！”一开始是几个人在喊，后来几十个人，最后几乎所有船员都冲向了唐特，要把他控制住。场面已经混乱了，普留利船长的声音，唐特的声音，十矢耿的声音全都在众人的吼声中难以捉摸了。最近的几人已经离唐特不到五步。唐特将腰间巨剑连鞘取下，压住地板，两足飞起连环数脚，将那几人踢开。但是更多的人又靠了过来。唐特忙从大堂奔出，十矢耿见人群随着唐特从大堂的门蜂拥而出，打开窗户从窗户跳了出去。旁边几个离门口远的船员见状也学着十矢耿从窗户跳出。

唐特周围几乎站满了船员，平常旅客见状纷纷溜回自己屋里，却也有人听得声音出来寻热闹的。十矢耿依稀认出了师弟阿方索和师妹法蒂玛。他见已经不可收拾，决定找机会帮唐特躲起来直到上岸为止。船员一个个向唐特冲去，却在三拳两脚之间被他打的不是倒地呻吟便是击飞数丈。这样被打倒十几人后，也没有人愿意上了，只把唐特围在中间。阿方索见是昨天羞辱自己的怪人，好胜心起，挤入圈中道：“正手剑唐特，你的对手是我！”

船员见有人愿意为自己出头，纷纷为阿方索喝彩。阿方索拔出手中长剑，向唐特刺去，这第一招还是“张仪使楚”。唐特叫了一声好，后退两步，躲过了这一剑。阿方索昨天吃了唐特的亏，这天练了一整天“张仪使楚”的变招。一招不成转为一招“绨袍濂濂”，剑招就像黏在唐特衣服上一样如影随形。唐特却也不接他的招，边战边退，旁边的水手便给他二人让出一条路来。

阿方索连使了十几招锦衣剑法，这十几招中有五招是“绨袍濂濂”。可唐特一招都不硬接，甚至连巨剑也未拔出。阿方索越打越怒，以为唐特一招不接是在羞辱自己，手上加快。只听“呲”的一声，唐特腰间衣服被削下来了一块。唐特依然不接，众人一片叫好。有人叫：“英雄，快把这杀人犯抓住！”还有人叫：“抓什么抓！直接杀掉给亨利报仇！”更有人叫：“他马上就要退到船舷了，看他还怎么退！”

说时迟那时快，唐特后退的两步突然变招，脚下一蹬身体向前暴起，手中巨剑出鞘横着朝阿方索甩来。阿方索一直没把招式用死，留着一手后招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场合。他手中变化，一招“绨袍濂濂”使了一半不到就变成了“六国宾秦”，从上中下六个角度去切唐特的要害，让他这招即使用到底也要六处要害受伤。

唐特脚下移动，避开了腿上几处要害，手上两处要害却被阿方索点中。他巨剑脱手飞了出去。那剑转着飞过甲板，却没有落入海中：侧舷上正巧有一艘小船，用缆绳挂在船侧。他这一剑飞出去，把缆绳砍断了七八分，剑围着缆绳转了两圈，落在了小船上。唐特离了巨剑，身形快了一步，也两步跳到小船上。那小船本就摇摇欲坠，唐特这么一落，缆绳断裂，和唐特一齐落入海中。

众水手纷纷跑到甲板边察看， 却只见唐特在远处哈哈大笑。此时正值夏季，海风呼啸，大船一瞬间就把小船甩远了，唐特的笑声随着小船渐渐消失在海上。有水手醒悟过来，叫道：“收帆！快收帆！”还有水手叫道：“转向！不能让他跑了！”

一声惊雷般的骂声响起。

“操你妈！”

普留利船长站在船头大骂。

“一帮没用的废物，你们这么多人能让杀人犯跑了！”

一众水手低下头，再也不敢出一声。

普留利船长道：“这个叫唐特的我记下了。大家放心，亨利的仇，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的。亨利有一个老母亲还在人世，等这次上岸，我会请人送给她一笔钱，让她安度晚年的。好了，你们回去休息的休息，干活的干活，解散。”

众水手给船长喝了几声彩才散去。十矢耿见普留利船长一个人站在船头望着大海，便走到他旁边道：“船长，亨利的母亲的抚恤金，我希望可以出一部分。”

普留利船长呸的一声，道：“你又不是老子的船员。你他妈跟他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船上的事，不需要你这个外人帮忙。”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十矢耿听出是埃里克。“船长，我是船员。亨利母亲的抚恤金，我希望能出一点。”

船长回头看着他，埃里克手里举着两枚索尔。

十矢耿感觉那两枚索尔在微凉的夏夜里还有些温暖。

第三回

乔乔

离里斯本每近了一分，阿方索的神思就越发飘向陆地。起先他想的最多的是父母，心想见到父母之后和他们说一说自己的奇遇。后来他想得更多的却是宫廷生活了。他想带大师哥十矢耿去赛马，让他也有佩服佩服自己的时候；他想带师姐去晚宴，让她见识一下他在外交场上的神采。想起师姐，他又想到了他的堂表妹乔安娜。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自己不在的时候有没有拿其他人当自己的替代品。想到这里，他再也没有心思去练习老师教的呼吸方法了。

阿方索走出船舱，靠在甲板侧舷边上。凉爽的风夹着海水在他脸旁滑过。他向远处望去，依稀看得到远处便是陆地，自己想念已久的故土。天上的一轮月亮在海雾之中朦朦胧胧。阿方索心中一阵阵惆怅，缕缕情思随着他向大陆的目光夹揉在海风之间。他听得身后女子声音道：“你不冷吗？”

他听得是小师姐法蒂玛的声音，仍然回过头去。阿方索看见法蒂玛一身轻纱被风吹的鼓鼓的，问道：“师姐不冷吗？”

法蒂玛低下头道：“我不冷。”她还是把衣服收紧了一下，“在看什么呢。”

阿方索指向远处的陆地，道：“马上我就能回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了。你看到那边的陆地了吗？师姐，等我们到了，我带你去看我们葡萄牙最大的修道院。”

法蒂玛专心向阿方索指的地方看去，半晌没有说话，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道：“好呀…你一直住在宫里吗？”

阿方索道：“是呀，我一直住在宫里，偶尔跑出去玩。结果…被柏柏尔人抓住了。师姐你也住过宫殿吗？等我们到了，我请父王让你选一间自己喜欢的房间吧。”

法蒂玛叹了口气，道：“我住哪里都是一样的。”

阿方索怔了一下，听得身后脚步声渐渐消失。他心中一顿复杂，又眺望起远处的陆地了。这时候雾也开始散了，月亮又笼下属于夜晚的光。阿方索慢慢地摇了摇头，正待回房去。这时候雾已经散去了，他又望了最后一眼陆地，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陆地。是他看错了吧，他又开始后悔看这最后一眼了。

次日下午，黑岛号终于开进了里斯本的港口。

当卫兵带着阿方索进来时，约翰二世正背对着他们，在王室园林中与几个贵妇人交谈。卫兵道：“报告陛下，”约翰二世仿佛没有听见，仍在听一个身穿银色拖地长裙地贵妇滔滔不绝地讲述她侄子的艳史。卫兵声音放开了一点，又道：“报告陛下，阿方索王子回来了。”

约翰二世一愣，手中剪刀落在地上，他身旁的仆人忙伸手拾起。他回过头，看见了又晒黑了些，壮了些的儿子，快步抢上搂住了他。另一个撑伞的仆人只得快步跟上，把穿银色长裙的女人晾在了阳光下。

阿方索紧紧抱住父亲，哽咽道：“我再不自己去海边了。”

当晚，阿方索把师门一行人都一一为父亲引荐。他一心要显摆自己武功高强，唤来了五个仆役让他们一起与自己比剑。没过二十招，五个仆役手中木剑都被打落。约翰二世见到儿子不仅没有受什么罪，还练成了极高的剑术，心中喜悦难以形容；他看向十矢先生，此人仅仅教了儿子一个月便把他教成了高手，自己得了他，就像得了熙德一样，更是喜悦。他吩咐下去，后天正午要为儿子举办一场欢迎宴。阿方索告别了父王，给十矢三人安顿好了屋子休息后，自己往王宫外走去。

城堡门上仍有两位卫兵把守，吊桥也已经收起。阿方索缩在月光下的阴影里慢慢迂回，不一会儿踱到了城堡的箭楼边。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去向，因此一直躲着自己家的卫兵走。他双手摁住把手，一只脚向上抵住箭楼的小门，那门无声无息的开了。阿方索缓缓走到箭楼的顶层，掀起三点钟方向的一块石砖，砖后放了一套钩索。他看见钩索还在，松了一口气，拿起钩锁，却又开始犹豫起来。上次自己没通知父亲就出去，最后被海盗掳走险些做了奴隶。尽管结局是因祸得福，这事对他的打击仍是不小。他握着钩锁走来走去，最后还是狠下了心，一口气溜了下去。阿方索心想自己离开了这几个月，不知城墙的值班变动了没有。箭楼贴着的外墙是整个城墙上的一个凸起处，不从箭楼上向下看是看他不到的。他身子比以前壮了许多，身法也远比之前灵活，三下两下就稳稳落到了地上。

城堡建在一座山丘之上，从上面往下看，视野可以罩住整个里斯本城，想要穿过山丘而不被发现比翻下城堡难得多。山上的树木早就被伐光了，没有任何障碍物可以供阿方索遮掩身体而不被发现。他在城墙边等了好久才听到城墙上传来笑声与盔甲碰撞的声音，心道：“果然还是迪亚哥和乔治这两个家伙。”知道二人已经坐下开始享用自己派人送来的酒食，当下又等了几分钟，再没听到盔甲相击之声，便一口气跑下了山。

阿方索对里斯本可比他父亲还要熟悉，不过也仅限于里斯本了。他在街上飞快地奔跑，听到巡夜的士兵发出的声音便随便拐了个弯，反正最后也能绕得回来。他奔了一会儿，来到一栋很大的民房前，飞身跳起，双足在墙上一点，右手握住墙头翻了进去，心中暗自得意自己轻功进展迅速，再不需要什么凳子假山了。

他走到一间屋前，透过一层很厚的玻璃模模糊糊地看到屋内灯火昏暗，却还算是亮着光。屋中有两个人影，他听得一个人影道：“小姐，请快休息吧。”

另一个女子声音回道：“小艾，你先出去吧。我再试几件衣服。”

阿方索听到这朝思暮想的声音心中一荡，正欲冲出，又怕被小艾撞破，身子附在窗边心跳不止。

小艾道：“小姐，明日有一整天的时间挑拣好衣服呢，何必今晚就要凑齐。”

那女子突然转过身来吓了阿方索一跳。幸好光线昏暗，那女子没有注意到他，握住了小艾的手对她道：“小艾，你最好了。你帮我选选，哪一件他会喜欢？”

阿方索这时除了自己的心跳外再听不到其他声音。“他”会喜欢，“他”会喜欢。此时正值盛夏，他却全身僵硬如坠冰窟。*老师说日本有句谚语，说的是女人会为心上人打扮自己。乔安娜…我的乔乔，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这么打扮吗。我…我不是故意要走这么久的，上帝啊，如果这是你对我任性的惩罚，请你换一种惩罚方式吧！*

他想到上帝，心中平静了一些，又听他的心上人，乔安娜道：“现在大家都喜欢穿罗马式的丝质衣服，但是我怕和大家穿的一样，他又不喜欢。小艾，这件红色的裙子怎么样，他最喜欢我穿红色衣服了。”

阿方索听在耳中更是不是滋味。*“他”也喜欢红色吗…乔乔，我怎么单单是喜欢你穿红色衣服的样子，你穿什么衣服我都想要亲你。*

小艾道：“小姐，王子今天刚回来，肯定已经睡了。请你也赶紧睡吧，我明日去一趟宫里，去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穿的，小姐再另作准备吧。”

阿方索本来心中一团乱麻，这一句话入耳，乱麻一卷卷瞬间都被无以阻挡的欢欣冲到不知哪里去了。他一支手捂住嘴生怕自己笑出声来，另一只手在空中不住比划。*是我，乔安娜打扮为的是我，是我。*他这时强忍住自己，让自己不去恨小艾还不走，心中这时候又开始想一会儿见了乔乔要说些什么了，他等了不知多少日月，终于让他等到小艾推门离去的声音。

阿方索站起身来，拍了拍自己的衣服，这才敲向窗户。他敲了一下，等了一会儿又敲了两下，顿了许久，再连敲了三下。这时候窗户被人推开了，他踮起脚尖，眼前这位峨眉宛转，两颊羞红的可人姑娘正是他想了几天几夜的乔安娜。他手指这时正放在窗边，准备敲那最后一下窗户，见到乔安娜眼中的无限柔情，笑了一笑，把手靠近了她白净的脸旁，这最后一下改成了刮她的鼻尖。阿方索轻声道：“我的女主人，快放我进去。“

乔安娜被他勾了一下鼻子，假装吃痛，双手捂住鼻子让在一边。阿方索飞身跳进屋内，一把抱住了乔安娜，两人紧紧相拥。他见之前乔安娜捂住鼻子，柔声道：“乔乔，我帮你止止痛好不好。“

他没等乔乔回复，凑过头去在乔乔鼻子上吻了一口。乔乔满面绯红，挣扎着要推开他的怀抱却又怕动静惊动了小艾。他一触既离，心中欢畅怕是此生从所未有，感觉人生之快莫过如此。他看见乔乔红润的面颊，又不禁吻了上去，这次吻得是她的嘴唇了。

乔乔倚在阿方索的胸前，轻道：“你总算是回来了，我好担心你。”

阿方索揽住乔乔，蹑手蹑脚走到床边坐下，把她也顺势抱到了床上。两人都一言不发，只是紧紧相依。阿方索的手指在乔乔的袖口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圈圈，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他手指好容易停了下来，乔乔却又有些不适应了，往阿方索的脸看去，才看见他也在瞧着自己。阿方索眼睛盯着她道：“我突然想要个孩子了。”乔乔又羞又急，赶紧把头转开不去看他，用细若蚊蝇的声音悄悄地说：“等，等我们…结婚…”

阿方索把嘴凑到她耳边吹了口气，乔乔再也忍不住，呀的一声叫了出来，连忙去捂自己的嘴。两人身子都是一紧，好一会儿不敢发出动静。等了过了片刻也不见外面传来动静，阿方索大胆起来，道：“过几个月，我稳定下来了，我就去向你哥哥提亲。”他慢慢回正到刚才的姿势，道：“你跟你哥哥…旁敲侧击过了吗？”

乔乔摇了摇头，阿方索也不再问她什么。两人互相靠在对方身上，也不再言语，只是享受着重逢的金炉夕香。又过了好一会儿，阿方索把乔乔放在床上，自己慢慢站起。乔乔问：“你要走了？”

阿方索道：“我要走了。”他给乔乔盖上凉毯，在她额头吻了一口，道：“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

乔乔身体微微坐起，嗔道：“怎么？”

阿方索道：“我明天再来，要影响你休息了。”说罢飞身窜出窗外。乔乔见窗户被一点点的关上，心中一阵欢悦。

次日晚上，阿方索果然没再去找乔乔。

第三日早上，王室的宴会在王宫召开。阿方索早早起来，在王座厅接待宾客。他来到大厅时，厅里还没有几个人，一个很高的管风琴师在给管风琴调音，几个仆人在一排排的放置餐具。第一批进来的宾客里有他的叔叔王宫总管曼纽尔，一只小提琴乐队，乔乔和她的哥哥布拉干萨公爵詹姆-——她果然还是穿了那身红裙子——阿方索的两个哥哥，法鲁主教与贝雅主教。阿方索见两个哥哥到了，一心只想着去陪乔乔。无奈一来新来的宾客进来都先跟他打声招呼，二来布拉干萨公爵詹姆一直候在乔乔身边，他对阿方索一直带有敌意，想必这次宴会也是应不住乔乔的苦苦哀求才来的。

随后阿方索的师傅，师哥师姐也来到正厅。贝拉公爵与诸位阿方索从小熟识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子女也纷纷来到。有些阿方索少时还曾与他们一起玩过。最后除了不在里斯本的几个大臣与公爵之外，葡萄牙王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全来齐了。众人分桌而坐，平时与约翰国王比较亲密的那些大臣贵族都往王座边上坐下，而那些坐在门口的人都与国王关系没那么融洽。乔乔拉着詹姆在很靠近王座的一桌坐下，詹姆瞪了阿方索一眼，起身往别的桌走去。

阿方索趁詹姆在和其他桌的人聊天的功夫，坐在了乔乔身边。他把手悄悄放在乔乔手上，乔乔脸色一红，鉴于这里是正式场合，阿方索也不敢做太过大胆的行为。这时詹姆正在与其他宾客聊天，法鲁主教和贝雅主教一先一后想要凑过去搭话。詹姆本来脸上面露微笑，见到二人来到脸色立刻转向阴沉。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人，身材高挑，高高的鼻梁撑起了一张一板一眼的面庞。这时两个主教向他说了句话，他却仿佛是接触到了什么不洁的污秽一样，脸上的不悦肉眼可见。

乔乔不禁失笑，对阿方索道：“这两个糟老头子哥哥经常说的，每次不是骂他们卖主求荣就是说他们见利忘义。现在找上我哥哥，真是自讨没趣。”

只听那贝雅主教满脸堆笑道：“詹姆少公爵，我二人与你无冤无仇，还是多交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的好。”

詹姆冷笑道：“不知埃武拉主教是算二位的朋友，还是算二人的上司？”

法鲁主教手指指向詹姆皱着的眉头，暴喝道：“詹姆，你别不知好歹。埃武拉主教欺君罔上，我二人忠君报国将他抓了起来，这叫食君之禄。怎么，你也想学习埃武拉主教？我们抓得了埃武拉主教，就抓不得你了？”他这最后一句声音极大，一瞬间连管风琴师的音乐都停了半刻。

贝雅主教压住法鲁主教和詹姆的手道：“詹姆公爵，”他等众人都继续开始谈话了，才低声续道：“令尊的事，与我们真的毫无关系。请您不要平白为自己增加几个敌人。”

詹姆手一抖，甩开贝雅主教的手。他也不回话，只是冷笑。

这时约翰二世站起身来，高举酒杯朗声说道：“公爵们，主教们，我的臣民们。我的爱子阿方索今日回到了我的身边，没有十矢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是不会发生的。敬十矢先生一杯！”

众位宾客纷纷站起，连乔乔也站了起来，齐声呐喊：“敬十矢先生！敬十矢先生！”

约翰二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大笑道：“今日是我双喜临门的日子：我父子团圆，是一喜；阿方索王子找到了一位名师，是另一喜。寡人好多年没这么开心过了，大家都坐下随便吧！”

众人哈哈大笑开始大快朵颐，詹姆顺势就坐在了那离王座很远的一桌上。两位主教离了詹姆那桌，缩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约翰国王侧过身子对十矢先生道：“先生不惜万辞，将我孩儿送回我身边，不知先生想要什么回报？爵位，封地，金币，只要先生要的，寡人肯定满足。”

十矢父子脸色郑重的站了起来，十矢先生道：“陛下，我们父子来自东洋日本国，我本是日本国王室继承人。可多年前国内发生剧变，一位王室旁支起兵造反，将我这一支屠杀殆尽，只剩下我父子二人。我斗胆请陛下发兵助我复国！”

约翰二世脸色稍变，随后沉吟片刻，面露微笑道：“这个…实在为难。不是寡人不愿意帮你，只是日本国…这个名字我们葡萄牙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虽然我们葡萄牙造船术世界第一，但远洋之事实在太过风险…”他顿了一下，突然一拍手，向离王座最近的一桌喊道：“曼纽尔，我亲爱的表弟，你上次说印度什么来着？”

那被点名的年轻人吓了一跳，站起身来恭敬行了一礼道：“陛下，哥伦布…”他朝国王眨了眨眼，又朝十矢先生瞥了一眼。约翰二世笑道：“十矢先生不是外人，没什么好瞒的。我想起来了，哥伦布那个杂种，孤儿，哥特人养的，躲过了我们派出的刺客。”他又转向十矢先生：“不知道日本国在印度的哪里？”

十矢先生道：“陛下，从印度一路东，穿过一片富产香料的群岛之地之后折而向北就能到日本国了。”

阿方索心道：如果父亲出兵送老师回国，我是跟着一起去还是不一起去呢。我总是他的学生，不过我也是父亲的孩子。如果我去的话，乔乔肯不肯跟我去呢？他握住乔乔的那只手不禁握得紧了一些。我如果问乔乔，她肯定是要陪我一起去的。不过远洋航行实在危险，我小时候认识的几个水手大叔貌似都客死他乡了。客死他乡的结局…我可不能让乔乔冒这个风险。

他的思绪被父亲打断，听得约翰摸了一下胡子，道：“这样一来就好办了…这个哥伦布是个人才，远洋出海打通了前往印度的道路，我之前还道他是个江湖骗子。前往印度的海图现在有两张，都是他画的。一张由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保有，另一张在他自己手中。如今哥伦布又奉了叛徒女王之命出使印度。先生，”他眼睛中精光一闪，“如果能拿到前往印度的海图，我们明年开春就能前往印度。我葡萄牙愿出兵精兵一万，战船二十艘帮助先生复国。”

十矢先生浑身颤抖，激动地说：“请陛下放心，这事就交在我父子身上。”

约翰摇了摇手，道：“此事关系重大，我们等宴会之后慢慢商谈。曼纽尔，你再跟我讲讲去印度的事。”

曼纽尔道：“陛下。前往印度的路一共有三条。”他从腰带中抽出一个卷轴打开，里面是一张地图。他手指向一个半岛，“这是伊比利亚，这里就是里斯本。”然后他手指向东，一口气指向画着一头海兽的空处，道：“这里大概就是印度。第一条路是坐船到地中海东方，改行陆路，穿过圣地，伊拉克与波斯便到了印度。”

约翰点点头：“这条路要经过异教徒的领地不说，现在地中海也不太平，好像有个叫海雷丁的集结了七十二路海盗，自称巴巴罗萨海盗王。诅咒异教徒，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该死的海盗尝尝厉害，给我孩子出口恶气。”

曼纽尔又道：“第二条路是我们现在在走的。”他手指回到葡萄牙，“这片大陆叫阿非利加，我们目前已经到了这片大陆的最南角并且在那里建立了据点好望角。只要我们再打通向北的道路，理论上便能来到波斯湾，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从波斯湾向东行驶也能到印度。”

约翰道：“好望角，好望角，表弟你看我这名字起得多好。这条路不一定真的能到印度，但是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结盟合并之势已成定局。我们葡萄牙孤悬绝地，四面八方都是随时准备入侵的强敌。若不想坐以待毙，出海远航是唯一的出路。“

曼纽尔道：“陛下，先生，这第三条便是哥伦布发现的新航线。我们几年前还接待过哥伦布，只是这小子守口如瓶。他身上没带海图，我们的人把所有船搜了一遍，也没有发现。还好陛下英明，在卡斯蒂利亚布下了内应…”他说到这里，突然手一抖，地图落在地上。曼纽尔捂住肚子，脸色阴沉紧紧咬住牙齿。约翰关切道：“表弟，你没事吧？”

曼纽尔大口喘气，虚弱地说：“我…刚才好像吃错什么东西了，肚子…疼，好疼…”

约翰连忙站起挥手招呼来几个仆从，招呼他们服侍着曼纽尔下去了，才重再坐下。

阿方索见到叔叔肚子不舒服，很想上去慰问，却又不舍得放下乔乔的手。心中对叔叔略表歉意，这还是他视线第一次飘开乔乔。*乔乔穿红裙子真的很漂亮。*

他的眼神无意义的在大厅散去。他看见师傅和父亲二人在聊些什么，眼神也对准了自己，八成是与自己有关。他看见大哥在和几个贵妇调笑，其中一个还是前几日在花园里见过的。他看见一位小提琴手的手指在五根琴弦上上下翻转。*学这乐器需要的功夫和技术难些，还是师傅教的武功难些？*他看见师哥师姐二人一起，师哥好像在给师姐讲故事，大师哥说的好像是日文，他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他看到他的二哥正坐在烛台边等候，一个仆人在他面前躬身为他切肉。他感觉乔乔在拽他，于是把视线收回到乔乔身上。

乔乔有点不满，道：“你看谁呢。”

阿方索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但心想是乔乔问的问题不能随便搪塞过去，又看了乔乔一眼，笑道：“我在看，大厅里有没有比我的乔乔还要好看的姑娘。”

乔乔有点心虚道；”你找到了吗？”

阿方索想说没有。*确实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的乔乔。*他猛然向小提琴手看去。*一，二，三，四，五。是五根琴弦没错。可是小提琴应该是有四根弦才对。*他朝那高瘦的小提琴手看去，那人眼睛半闭半合，已经沉浸在自己演奏出的乐曲之中。他身后的一众提琴手却是琴上都只有四根弦。他回过头来看乔乔，乔乔的大眼睛也在望着他，苦巴巴的等他回答一样。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时音乐截然而止，一声破空之声，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天外飞仙般朝约翰二世射去。又听一声大喝，十矢先生已经闪身到了约翰身前，那东西已经被十矢先生接住。

这一变故突如其然，所有人忙向约翰国王看去，才发现那物件竟是一条琴弓。阿方索忙往之前看到的那五根琴弦的乐师看去，只见那乐师一击不中并未放弃，足下飞奔穿来插去，顺手又从身旁的提琴手手中夺过了三根琴弓。他足下不停，一手压住琴头，另一手把琴弓插进第五根弦上，嗖的一声，第二根琴弓也朝约翰国王射去。十矢先生手中琴弓顺势一带，那射来的第二根弓的巨力被他这一扳全部消去，轻轻点在地上竟然没发出声音。

这时众人恍然醒悟，大叫有刺客，有刺客。离门近的纷纷夺门而出，门口的侍卫纷纷涌入，那些远一些只得各自蹲下躲在桌椅之侧。那拉提琴之人搭上两根琴弓，又将两弓射出。十矢先生无名指在空中一弹，一根琴弓被他击飞插进烛台里，另一根琴弓却不是朝约翰国王射去的。只听砰的一声，十矢耿举起一把椅子，把这朝二王子射来的致命一击挡下。

提琴手也没有想到这宴会上居然有两位武艺高强之人护驾，又夺过一把琴弓朝约翰国王射去。十矢先生左接右拦，约翰国王虽毫发无损却也惊出了一身冷汗。乔乔一拉阿方索的手，示意让他跟自己一起跑出去。阿方索心想自己武艺今昔非比，护住自己游刃有余，还是等候时机准备帮助师傅师哥，挥手示意乔乔先行离去。十矢耿护住了大厅剩下的人，十矢先生守住国王，法蒂玛从赶来的护卫手里接过一把长剑，纵身几跃跳上提琴手台，就朝提琴手击去。提琴手手中提琴反格架住了这一击。法蒂玛听得两兵相交的声音不禁一愣，原来这提琴手手中的提琴竟然是金属所制，只不过外面涂了一层棕色。提琴手也不理她，嗖嗖两声，两根琴弓又朝约翰射去。十矢先生看准方位，双手递出挡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约翰国王喉头小腹各自插了一根琴弓，当即毙命。十矢先生也突然倒下，背后汩汩流出鲜血。

阿方索自被师傅从海盗窟中救出之后，向来以为师傅师哥本事天下无双，有他二人在别说刺客了，就算是西班牙女王亲自领军到来也不能杀得自己父王，自己只需要保护好乔乔就行。谁知师傅这一下失手两人均是毙命。这一变突然至极，他透过浓烟往老师身后看去，那位身材硕大的巨人风琴师已经站了起来，手中抱着一根风琴管，管中不住往外冒着黑烟。这风琴师等待了很久才等到十矢先生这次出手的机会，突然发难，一击既中。那风琴师手下不停。又抱起几根风琴管来，只听砰砰砰几声巨响，那聚在十矢耿身后的一堆避难者顿时有好几人哀嚎倒下。十矢耿与阿方索几乎同时扑出，十矢耿夺过一把长剑朝风琴师劈去。风琴师双手抓起两大把风琴管，左手格住长剑，右手轻移又是砰砰两声。十矢耿识得这不知名暗器厉害，自认不能硬抗，脚尖一点飞快反向跑出数步躲避，却听身后一个妇人一声尖叫，显然又有人死于风琴师之手。几个卫兵冲将过来围住了风琴师，却被那人一带一扯，不是头骨碎裂就是被击飞出去。众位宾客往门口跑去，大门这时候却已经被人从外面锁上。风琴师哈哈大笑，手中砰砰之声不停，转眼间已打死了数十人。阿方索冲到风琴师跟前，才反应过来自己没拿兵器。他见死去的卫兵尸身之上还有两把完整的剑，一步跃过去低身捡起。忽然腰上剧痛，原来风琴师手中的风琴管打完之后已成废铁，干脆全向阿方索掷去。

阿方索来不及捡剑，一个打滚，剩下几个风琴管全打了个空。风琴师毫不在意命中与否，双手一提又从管风琴琴箱中抱起一把琴管。十矢耿连忙赶上缠住风琴师，不让他发火击中旁人。阿方索正待找机会再战，听得高台上一声惊呼，法蒂玛被那提琴手一脚踢下了高台。他飞奔两步接住了师姐，法蒂玛一个踉跄，总算稳稳站在地上。提琴手跃下高台，以弓代剑唰唰唰三剑向二人刺去。法蒂玛并不防守挥剑反攻。提琴手手腕纷飞，変刺为拨，法蒂玛反攻的三剑均被提琴手接住，三下相击之音犹如连上三节台阶。提琴手听得声音一怔，被阿方索一脚踢中胸口，后退两步，口中一口鲜血喷出。

法蒂玛这三剑正是师傅十矢先生教她的回音剑法，这路剑法只有五招，招式也平平无奇。但只要敌人挡格任意一剑，两件兵器相击会根据招式传出不同的韵律，不知不觉中将敌人带入出招人的节奏之中。法蒂玛现在只练成了最简单的宫剑，商剑，角剑三剑，适才三剑连击，发出宫律，商律，角律三律出来。不料提琴手也是音律行家，一听之下立即看出这小姑娘的剑法也是出自乐家之手。他生平最爱音乐与武功两物，见到法蒂玛这三剑，宛如高山流水觅知音。他刷刷两剑逼开阿方索，又去接法蒂玛的回音剑，对风琴师喊道：“老史，这个小姑娘你别误杀了！”

风琴师低头狼狈避开十矢耿一击，他身材高大，这一避极是难看，喝道：“你还有功夫说这些？快去把那三个人杀了。”阿方索听得两人说的都是意大利语不禁一怔，连忙摆好架势准备与提琴手一战，却见他一剑将师姐的长剑击飞后，便再不理会自己与师姐，将提琴别在腰间，飞纵几步跃到门口，左手一拽把一个人身子转了过来。那人吓得惊魂失色，提琴手却没杀他，把他如孩童一般顺手一丢丢到身后，紧接着又去拽下一个人，那个人正是阿方索的大哥，提琴手大笑一声，道：“这就让我找到一个。”右手琴弓一挥，银色的弓弦立时被染上一层红色。阿方索的大哥头颈鲜血狂喷，被提琴手一脚踢开。他手下不停又去拽下一个人，那人却不敢回头，一边被提琴手整个拽起一边战战兢兢地道：“大侠饶命！大侠饶命！”阿方索听出这人是法鲁主教，跑上前要去阻挡提琴手，却听砰的一声巨响，他腿上一痛中了风琴师的一发风琴，顿时立足不稳失足摔倒。

提琴手不耐烦道：“让我看看又不一定死，快点让我看看！”，法鲁主教听得他说的是意大利语，正想用意大利语措辞求饶，刚一张嘴，忽觉喉咙沙哑，却原来也被提琴手在脖子上也划了一弓。提琴手又要开始一个个翻找，那风琴师急道：“别浪费时间了，我快招架不住了，都杀了吧。”提琴手应了一声，手中又提起一个贵妇人，也不翻过来直接往她脖子上一抹，接着丢开。他不再去观察别人面目，速度就快了很多。转眼之间，阿方索的二哥也被他以同样的招式害死。阿方索怒急攻心，猛地站起，腿上却又是一阵剧痛。提琴手这时候已经把门口剩下的几十人全部杀死，尸体横在门口把门堵的严严实实，回过头来要去帮助风琴师。

风琴师哎呦一声，左臂中剑，风琴管掉了一地，道：“活干完了！快走！”说罢右手手中风琴管乱甩，砰砰声音不绝。十矢耿先前每次要把这风琴师逼入绝路，那人就开火将自己击退。因此虽然对其稳占上风，想要击败这巨人却是仍是要费一番功夫。如今这人把所有的风琴尽数打出，已是黔驴技穷再无后招。十矢耿退出几步闪开这轮齐射，待浓烟散尽之时，那提琴手与风琴师却已经不知所踪，墙边的琉璃窗破了一个大洞。阿方索见师兄怔了一下，回头看向自己和身后被毁去大半的宫殿。在他晕倒之前，他用尽力气喊道：“大师兄，别让他们跑了！”

*乔乔。*他脑中最后一个念头想到。

大明西域记

第四回

美迪奇（未完成）

“瞧瞧那纹章是鹤的骑士，格莱尔爵士，我赌他的对手绝对会被打下马。”卡里尼昂男爵说。

坐在他身边的格莱尔爵士摇了摇头，指着鹤骑士对面的黑甲骑士说。“大人，我要是您，我就会把赌压在熊骑士上。您看到他那身盔甲了吗，一看就知道是米兰的手艺。”

“那是狼獾，爵士。”

獾骑士和鹤骑士骑上了马，向对方慢慢行去，格莱尔爵士对对方的纠正不置可否。“据我所知，狼獾是捕鸟的。”

卡里尼昂男爵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回击，可被欢呼声打断了。两位骑士已经向对方示了意，现在正从侍从手里接过武器。冲锋只是一瞬间，比武长枪便已经互相戳中了对方，两人各以一种不同的滑稽姿势倒地。

一阵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你看到了吗，太精彩了。”卡里尼昂惊叹道。片刻，侍从们上前帮二人狼狈地站了起来。裁判跑到两人面前，问了一番话之后做了一个向上的手势，欢呼声再次响起。

“愿圣母保佑他们的平安，希望他们能再打一轮。”卡里尼昂男爵说。第二次冲锋很快又开始，这次黑骑士干净利落地把鹤骑士击下了马。那人的盾牌上凹下去了一块，好像鹤嘴被折断了一样。

“遗憾的是，这是今天最后的一场马上比武了。”卡里尼昂意犹未尽地看着鹤骑士的侍从狼狈地把他抬了回去。与此同时獾骑士沿着赛场享受着鲜花与掌声。“真羡慕你，爵士，明天有你的比赛。”

“大人，您身份高贵。我又承受过令尊的委托，不能让您参加这种比赛。”格莱尔爵士说。“而且接下来还有下马比武，”他看见卡里尼昂眼中露出不耐烦之色，便打住不再作声。

不只是格莱尔爵士，全场的声音都静了下来。

赛场上的人连同马粪已经清理干净。最高最宽的台子上一人走到边上，约莫三十多岁模样，油光满面的脸上神采飞扬，臃肿的身材撑起了一身红衣。他手扶着台边的扶手，扶手上挂着有流苏的地毯，地毯上绣着六个圈着排列的圆形图标，五个小球是红色的，顶上一个则在蓝底上装饰着鸢尾花的花纹。他一出来，众人纷纷起身向他表示敬意。他挥了挥手，示意众人他要说话，喧哗的声音果然停了。他说道：“诸位赏脸参加我的宴会，可玩的开心否？”

众人一通喧嚷，有人大赞美迪奇家族大方好客，有人赞赏美迪奇名门望族，还有人对美迪奇富甲天下的财富大夸特夸。台上那人微笑点头，说：“我美迪奇一族并非望族，自曾祖科西莫以来，到我父洛伦佐，历经不过三代。然百年之内，励精图治。平比萨，兴银行，制衡南北，称霸亚平宁。”说到这里，他意气风发的脸色忽然暗了下来，说：“然而，自我父亲去世以来，妖僧萨沃纳罗拉携法王查理八世之威，不顾美迪奇几代人苦心耕耘之恩，将我美迪奇一族从佛罗伦萨驱逐。”

“今日这妖僧虽已下了地狱，可是余毒未除。朝堂之上，掌权的是重利渎神的寡头。美迪奇宫前，来往的尽是法国人的走狗。”美迪奇狠狠敲了一下桌面，脸色也愤怒的微微发红。这倒和他作为枢机主教穿得红袍一样颜色了，卡利尼昂想。

年轻的枢机主教继续说，“像保罗·维泰利这样的领主被吊死在广场。像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平民却得到任用。共和国国库里的佛罗林都被拿去资敌，执政宫走廊上的米兰甲半数锈上黑色。画家和雕刻家成群离开罗马门，工匠和手工艺人都在思念多纳泰罗的时代。”

他悲愤的挥手，“自国父科西莫以来，美迪奇做了什么？自驱逐我美迪奇一族以来，佛罗伦萨又做了什么？你们谁还记得，不过十年之前，佛罗伦萨竟然还是欧洲的中心？”

“这次宴会，我便是来和诸位商讨一下，佛罗伦萨的未来，罗马的未来，意大利的未来。”

他顿了一下，看见台上的贵族们。“曾经的意大利是骄傲的。罗马帝国在这里诞生，德意志的皇帝在此处加冕。永恒之城，威尼斯，热那亚，多少伟大的城市建立在这片土地。但丁，多纳泰罗，多少伟大的灵魂生活在这片土地。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愚蠢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他为了自己的野心，先是叫来了法国人，又叫来了西班牙人，现在皇帝和瑞士人也来分一口意大利了。意大利的骄傲已经在蒂纳博河边被法国人击碎了。”

“法国人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人神共愤，法国士兵所过之处民不聊生，而我们的军队在面对法国人的军队时一触即溃，不得不借用西班牙人和其他人的帮助。是我们意大利人不如法国人吗？并非如此。我们的军队是职业的雇佣军，用的是制式的武器，反观法国，征募的军队是一群农民，还有人带着农具上战场。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国人依然战无不胜呢？”

“无论是安茹的农民，阿基坦的农民，还是普瓦图的农民，他们听着一个人的安排，收到的是一种号令。反观我们，威尼斯人有威尼斯人的军队，那不勒斯有那不勒斯的军队。且不说两个国家之间还互有矛盾，这样的军队就算集合到一起，也是各自为战，蒂纳博河一战，意大利诸国溃不成军，先前组织的神圣同盟也无功而返，原因便是如此。

“意大利应该是意大利人的意大利！”

那边（待填补）刚下场，这边又走出一人，一身红衣干净利落，手中拿了柄形状奇异的兵器。他走进场内，先向美迪奇鞠了一躬，然后才转向十矢梗。十矢梗见他手中兵器奇特，不禁好奇问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兵器？”

那人道：“既是战场之上，可没有机会去打听这些，接招。”

说罢姓名也不报，就是一招攻来。他手中兵器顶上有尖刺，十矢梗便当他是剑招，身子一侧，左手切住那人手腕，右手长剑拍在他兵器上，还是一招‘为德而卒’。那人向后踉跄几步，从身后掏出一节长棍，居然接在了剑上。他一棍扫来，剑刃上的斧头便朝十矢梗腰间劈去，十矢梗觉得好笑，躲过这一招。那人大开大合，使出了一套戟法。十矢梗接了几招，找到一个破绽，拿剑卡在了戟斧下面，顺着长杆削了过去。那人哎呦一声，长戟脱手，举手投降。十矢梗笑道：“既是战场之上，那便不能辱降敌了。”从地上捡起长戟，还给了那人。那人道：“阁下武艺，实在佩服。在下赫托·赫拉克里·赫特内科。先有得罪，还请原谅。”便向十矢梗也鞠了一躬。十矢梗拱了拱手，那人便下去了。

这时又一人从帐篷中走出，衣着华贵，气质雍容。手上缠了一圈琥珀的串子，从精美的黄地毯上走出，居然也不似前几个能人异士般显得突兀。十矢梗认出此人是唐特，抱拳道：“唐特兄。”唐特见是十矢梗，点了点头，应道：“十矢兄。”抽出巨剑，摆了个姿势，却不攻过来。十矢梗看出他是让自己占个先头，便上去一招“张仪使楚”。唐特反手持剑，向十矢梗刺去。这一击势大力沉，哪怕是全副武装的骑士也得被撞得口吐鲜血。十矢梗不敢去碰他武器，下一招“六国从倾”便使不出来。他一招“乱花遮路”，不去与巨剑相撞，手中剑点来点去，众人见了都欢呼起来。

“愿主保佑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令你们团结。一支箭举手就能折断，十根箭坚如磐石。”美迪奇大人说道。

十矢耿见师门三人都晕倒在地生死不知，忙跑去探父亲鼻息，见到父亲仍有呼吸心中大缓。他点了父亲背上两处穴道给父亲止了血，左手摁住父亲后背，一股真气传向父亲。不久他父亲缓缓醒来，向他点了点头，坐起调节内息。他又向师弟跑去，正要依法给他们调息，却听父亲说道：“你没听你师弟说吗？别让他们跑了！”

十矢耿回头看向父亲，却见老人瞬间又老了十几岁一般。声音中也是夹杂着震怒。他从来不敢违背父亲，当即向父亲一揖，转身从破开的琉璃窗跳了出去。他三步两步从城墙的石缝之间跳上城墙，向远处看时，那身形极高的巨人和那拿提琴的那怪人正往山下狂奔，眼看就要跑进里斯本城去。十矢耿再不迟疑，双足一点从城墙上跃下。他旁边的卫兵吓了一跳，俯下身子看他落在地上的尸体。却见十矢耿在半空中一晃，右手扒住城墙上的射箭口，身体一侧，下坠之力已经消去了八九成。他快落地时双足往城墙上用力一送，人已经借这股力往山下奔去。风琴师回头看去，心理一惊足下加力，却哪里比得上十矢耿。他轻功了得，转眼之间已经奔到两人身后，手中长剑递出，一招张仪使楚指向风琴师的胸口。

提琴手挥舞提琴架开这一击，十矢耿第二剑却已经攻来。两人停下脚步，同一时间回身来战十矢耿。十矢耿手中长剑挥舞，两人越战越是胆战心惊。那提琴手道：“老史，你之前怎么撑这么久的？”风琴师哼了一声，手中短棍守住全身。十矢耿使得这锦衣剑法没有一招阴狠毒辣，却是招招快如奔马，风琴师无法招架只能一步步后退，片刻间已经退到提琴手身后。

十矢耿手臂下沉，长剑虚劈向提琴手，那提琴手连忙守住下盘，不料十矢耿这一招却是虚招。锦衣剑法每一招都是光明磊落，唯独这招“乱花遮路”是十成十的虚招。十矢耿又递一招‘为德而卒’，左手切住提琴手手腕，右手长剑拍在他琴弓之上。提琴手暗叫一声不妙，琴弓已经脱手飞出。

十矢耿心道这二人不过是别人的马前卒，在这里就将二人了结了倒也不难，只是是谁指使的两人却是再也无从知晓了，不如引蛇出洞跟二人一齐回去。他向来胆大包天，想到这里，招数一变，剑势一扫之前的轻盈变得十分沉重。此时欧洲骑士制度正是最盛，一般的骑士穿上板甲提起长剑再去格斗，体力消耗非常之快。往往武艺平庸的骑士的决斗，不是以一方将另一方击败结束，而是等对方体力耗尽之后再取得胜利。提琴风琴二人平日里对付的骑士老爷们不在少数，只道十矢耿这路剑法非常消耗体力，两人心下均是一喜。

三人再战十数合，十矢耿手上运劲，长剑劈向风琴师。风琴师挥动短棍架住，却突然感觉这一剑宛如比利牛斯山压顶，自己身不由主的退后了几步，再看十矢耿时，他的长剑却已经断折。他不待十矢耿反应，仗着这股退后的劲转身便走，提琴手也跟着离去。

两人又跑了些时候，提琴手回头望去，见十矢耿已转而向城堡奔去，与自己背道而驰，也回过头望着自己。他松了口气，又行了一段路，再回头望，果见十矢耿已经消失在视野之中。两人一路狂奔，来到一处旅店换上坐骑，在里斯本城内两骑绝尘而去。

两人来到港口才下马，上了一艘商船。说也巧合，二人一上了那艘商船，立即就有人招呼着一众水手升帆收锚。不多时，商船已开离了里斯本港。此时太阳高悬，正值正午时分，商船一出得里斯本港便往南驶去。

这商船说也奇怪，途径塞利维亚，巴塞罗那，土伦几处大港，却从不停下来休整。几日间驶过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热那亚几国。这日终于开进一处港口。两人下了船，在港口买了两匹马，直往城外奔去。不一会儿，到了一处庄园。两人一下马，便有仆人上前把马牵走。一个管家摸样的人上来问二人道：“几位可有主人的请帖？”

提琴客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金币，金币上涂着六个相等大小的小球。那管家见了金币鞠了一躬，道：“三位既然是老爷的客人，这边请。”

提琴客正要随着管家进去，风琴师猛地回头，背后确是多了一人。

那人正是十矢耿。

十矢耿自从自行震断长剑，假装离开之后便一直尾随着二人。他从小和父亲练神行太保的“神行法”，也是提琴客二人买的赶路的畜生脚力实在不堪，居然跟上了二人。在那之后他便藏于船中，每日傍晚便去拿一些船上的口粮充饥。庄园守卫森严，他竟找不到能潜入的地方，干脆大摇大摆地跟着提琴客二人混进了庄园。

提琴客二人见是十矢耿，马上打开琴匣，当场就要动手。后面有人笑道：“马克，贝克汉姆，你们两个卖艺的是要在美迪奇老爷门口给老爷下马威啊？”

十矢耿随声音看去，两人正从身后走来，均是身材高大，衣着光鲜，各自手里拿了一块和提琴客拿着的相等的金牌给管家看。另一人道：“格莱尔爵士，您认识这几个人吗？”

之前发声的格莱尔道：“认识，我怎么不认识。卡里尼昂爵士，这位比你还高的叫史蒂文，那位拿小提琴的叫贝克汉姆。他二人和你我一样，都是美迪奇大人的手下，只不过……”他正要再说下去，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十矢耿身上。

卡里尼昂笑着接道：“你要是不说，我还以为他们是美迪奇大人请来的戏班子呢。这个鞑靼人呢，格莱尔爵士一定也认识他吧。”

被称作史蒂文的风琴师沙哑着嗓子道：“这位是从日本来的十矢耿，我们之前……”他说到一半就不再说下去了。提琴手贝克汉姆知他不愿意告诉两个骑士关于葡萄牙的细节，续道：“我们之前有些过节。”

卡里尼昂道：“日本？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是在印度旁边吗？”

十矢耿道：“大人，日本在帖木儿和中国的东边，您不了解也没什么。”

格莱尔道：“骑士是可以分封的，十矢耿。只要你对贵族心存敬意，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贵族。”他说前半段的时候看着十矢耿，显得十分真诚。后半段就看向了风琴师提琴客二人，语气也颇为不敬。

风琴师道：“这位十矢耿‘大人’可不是美迪奇大人的客人。也不是我们请来的。”他向管家道：“麻烦你把他请出去。”

格莱尔见二人对十矢耿不满，心中更是开心。他向前拦住管家道：“既然来了，便是美迪奇大人的客人了。你们两个向来是小气惯了不愿意邀请别人，那这位十矢耿大人便是我们请来的了。”他听见那边卡里尼昂一脸求知若渴地说道：“十矢耿大人，能遇见您真是我的荣幸。我连您说的帖木儿和中国在哪里也不知道。您如果愿意跟我讲讲那些地方，我今天算是走大运了。”哈哈笑道：“走，卡里尼昂大人，十矢耿大人，我们边走边说。”

阿方索的头又一次被重重压倒在桌面上，两只手臂被两个海盗死死地锁住。他肿起的脸颊和粗糙的桌面碰在一起，又擦出了几条血迹。他咬紧牙齿，有些后悔自己之前的决定。

当大师兄十矢梗跃出窗户，去追那提琴客和风琴师后，他第一时间跑到被反锁的门口，去那尸山之中寻找乔乔的身影。令他欣慰的是，乔乔并不在其中。他回过头，看向坐在地上休息的师傅和坐在他身边的法蒂玛，正打算也去看看师傅的伤势。却听见紧锁的门开了，贴着地板的门随着一波血浪缓缓拉开。一只卫队终于冲了进来，为首那人满眼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

“阿方索王子杀父杀兄，速速拿下这个弑亲禽兽！”

他想要辩解，可这宫殿里，活着的人里只有他满身满剑都是鲜血。

“先把他的右手砍下来！”他面前那人大笑着说。

“不要是我使剑的那只手！”他想这么说的，但是绷紧了肌肉，咬紧了牙之后就只发出被打的小狗一样呜呜的哀叫。没了这只手，他还怎么替自己辩护，怎么去替父兄报仇，怎么去找乔乔，怎么练武功！他的脸上青筋绷起，听着身后的人一步步向挂着刀的墙边走去。

又一队卫兵举着长枪冲了进来，同样举手无措的看着自己。

阿方索回头看了一眼师兄和刺客走过的裸露的窗洞，又看了一眼师傅，他仍在闭着眼睛运功，法蒂玛不甚娴熟的点着他胸前几处穴道。眼见脚步声越来越多，他忍住腿上剧痛，冲向卫兵。几个卫兵还没回过神来，被他从他们之间穿了过去。

有一人反应过来他要跑，举枪要刺，阿方索眼疾手快，反身一剑荡开了长矛，就着劲跳出了门口。他出了大殿，钻过一条灌木，往花园跑去。真是个愚蠢的决定，他很快发现自己受伤的腿做不到前几天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转身跑向马厩，他的爱马特塞拉还在几个月前的位置。他解了绳子，挣扎着骑上特塞拉，后者一跃奔出马厩，向城堡大门冲去。

他回过头，发现几队卫兵正涌入马厩，暗叹自己反应及时。他出了城堡，一口气又骑出了城门，才呼了一口气。这时已经到了黄昏，他切下一条衣服，简单包扎了一下腿上的伤口。乔乔，这时候只有找到乔乔和她哥哥才能证明我的清白。他反应过来，又上马准备进城，可城门已经被关死了。

“我是阿方索王子，让我进去！”他向城门上的守卫喊道，可换来的却是警铃和接连点亮的火把。“阿方索王子在这里！弑父杀兄的阿方索王子在这里！”最后城门果然开了，一大堆骑兵向他冲了过来。他一惊，边策着特塞拉边喊：“我不是凶手，刺客另有其人！”可身后诸人仍是越来越近。他骑了一阵，看见前面一个岔路，打算先走左边这条，然后一跃连人带马再跳到右边这条上甩掉追兵，这招他以前就和特塞拉练过。可是到了跟前，他一拉缰绳，特塞拉嘶鸣一声却并未跳起。他身子却向右倾住，一下失了平衡摔在地上，见特塞拉带着追兵越跑越远不见了。

也好。他一瘸一拐的在林间行走，尽量不发出声响。走到半夜，实在没有力气，又累又饿，忍不住到了前面村庄，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一会儿，两个渔家汉子走了出来。阿方索也不说自己是谁，只说休息一晚明天进城。两人给他切了一块面包，他吃了几口躺在地上睡了。到了天一亮，一阵呼喊声又把他叫醒。

他向门口望去，看见村中一片火光。数不清的摩尔人在村内放火，奔走，叫喊，撞开房门，把人拽出来绑在一起，又四处搜刮财物。他迷迷糊糊，身侧的木门也已经被撞开了。两个摩尔人冲了进来，用短刀指着阿方索，操着粗糙的葡萄牙语向阿方索喝道：“没用抵抗，出去或者杀掉！”

妈的，又是海盗。他心里想着，一只手已经被翻着别在了桌子边上。

他还没反应过来，那摩尔人刀柄重重向他敲去。他下意识挥剑阻挡，一剑削去了那摩尔人半个手腕。两个摩尔人才看见他身下压着一把剑。另一个摩尔人抓起一张板凳朝他砸去，他一记张仪使楚，力使大了些，一剑捅穿了那人胸口；又回身一剑杀了之前拿刀的摩尔人。这时屋内两个男人也走了出来。他整了下衣服，让两人去找村里的护卫拿武器，那两人却说：

“村里的护卫昨天晚上都被人叫走，去林子里寻王子去啦！”

这时又几个摩尔人看先前两人迟迟不出抢了进来，正看见两人尸体。其中一人抬起火铳，刚做瞄准姿态就被阿方索一招伍员覆楚割了脑袋。其他几人见他凶猛，就要逃出屋去叫别人。阿方索哪敢放他们走，一招乱花遮路，剑光罩住几人全身，却只是虚招。那几人怎得知道，手忙脚乱来挡他剑花，却是不备被旁边的两兄弟拿鱼叉几下戳死。

他带着两人冲出屋内，才发现村里的众人已经都被绑了起来。十几个海盗见他几个还没被抓住，怕他们报信，都走过来招呼他们投降。阿方索上次被抓，被海盗好一通羞辱，那还愿意再受一次，拿剑就要再斗。他打倒好几个海盗，但人一多起来就很难找到机会重创对手，都是轻伤。

那些海盗见他神勇，都面露怯意，直到那个缠头上插着根羽毛的带头的带着众海盗大喊起安拉来。又过了十几个回合，一个海盗趁他不注意，一棍子扫到他受伤的那只腿上，他足下一个踉跄，头上又被一记重拳。接着又是一顿乱打，打到他不省人事了。

当阿方索醒来的时候，他只剩一只手了。

阿方索是被一股烂木头的霉味呕醒的。他试图用双手努力撑起身子，却把他曾经是右手的地方又挣破了。刚结疤的伤口支撑着半个身子，压在了长满霉点和倒刺的木板上，挤出来几行血。他忍不住落下眼泪，却强忍着没哭出声。坐起身，用左手胡乱的点了几处伤口处的穴道。血还在流，他只当没看见。

大明西域记

第五章

波吉亚

大明西域记

第六章

达芬奇

十矢梗皱了皱眉头，他记忆里的象棋和达芬奇的棋盘无论是大小，棋子还是规则都不太一样。许久，三个人没有说一句话。马基雅维利见十矢梗托着下巴不动，试图慢慢起身，但是被达芬奇摁住了。“我玩的象棋和这个规则不太一样。”十矢梗的话打破了许久的沉默。

“你的规则是什么？”马基雅维利问，“如果是象棋，差的应该不多。”

“首先，兵只有五个。”十矢梗伸手拿掉了三个兵，马基雅维利朝达芬奇露出了一个微笑，但十矢梗接着把剩下的五个兵各自向前移动了两格，他把其中的四个对称地放到了一三六八线，然后拿起了最后一个兵，却没有放下。

“有些困难，我玩的规则有九条线。”他的眼神在四线和五线中摇摆，把最后一个兵摆在了王的那条线上。

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面面相觑，不知道什么样的象棋会有九条线。

十矢梗在帐篷周围望了一圈，“麻烦借蜡烛一用。”达芬奇点了点头，十矢梗抽出匕首，对着蜡烛身劈了三刀，从中间扣出两个蜡烛饼，他正要将它们放在核桃木雕的棋盘上，犹豫了一下问道，“你不介意吧？”

达芬奇道：“还是用桌子上的纸包一下吧。”

“没写过字也没画过画的那种。”马基雅维利补充道。

十矢梗拿起一张纸，撕下几片之后裹在了蜡烛外面。他看见桌上的墨水，拿起笔在两个蜡烛饼上写了两个T字。

“这是什么？”马基雅维利不解道。

“这是配重式投石机，它像车一样走，但是吃子的时候跳过任意一个棋子，跳到被吃的对面的棋子上。”

“很形象。”达芬奇赞赏道。

“如果我们有两台这个就好了。”马基雅维利叹气道。

十矢梗把两台配重式投石机放到第三排的二七线上，又回过头去看蜡烛。达芬奇也叹了口气，“箱子最下面一层有几个多的纽扣，先生。”

十矢梗从箱子里取出两个纽扣，放在三线的主教和王前面。然后他拿掉了自己的后。

“这两个子是侍从，只能斜着走一步。”他指着纽扣说道，“我的主教只能一次斜着走两步。我的王只能直着走一步。我的兵用直线吃子，而且过了中场就会升变——你先别急，升变后可以横着走一格吃子。最后，你的王和我的王不能在同一条线上相遇。”

马基雅维利吸了口气，心中思索。对方少了三个兵之后，兵与兵之间不能互相保护。虽然多了几个别的乱七八糟的子，但是少了后，等于输了一半，*等下*。他摇头：“不行，你如果上来就用投石机打我们的后，我们的后跑都跑不掉。”

“我保证不去吃你的后就是了。”十矢梗耸耸肩。

“那请你先吧。”达芬奇点了点头道，“记着你的话，如果我赢了，今天晚上你就没有来过这里。”

十矢梗把七线的配重式投石机调到王线上。

“你是奴隶吗？”达芬奇把后面前的兵向前连走了两步。

十矢梗把三线的兵向前一步，不去理会达芬奇侮辱性的话语。“我这个兵现在可以横着走了。”

达芬奇把七路的骑士调到能保护自己的兵的地方。“我无意冒犯，我见过的几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她们的主人都说是切尔克西亚人。”

“我是日本人。”十矢梗把二路的骑士向前跳，继续攻击达芬奇的兵。

达芬奇把王前面的兵向前一步，在兵这里和十矢梗焦灼。“请原谅我刚才的言语，先生。我不知道——”

“你是美迪奇的人。”马基雅维利道。“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人会去花重金请一个来自‘日本’的刺客来杀我。”

十矢梗诧异的看了马基雅维利一眼。“美迪奇没有给我钱。”他解释道，这次诧异的变成马基雅维利了。

“那他们给了你什么？名声？权力？不，你是个‘日本’人，甚至可能是个异教徒，这里的人民不会将那些给你。女人？可能……但是你同意和莱昂纳多打赌，也不像是个恶人。”

“美迪奇什么也没给我。”十矢梗对一个自己要杀的人称呼自己为“不是恶人”不知是否应该开心，他不打算说出他们父子需要借美迪奇的军队和财力复国的事，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美迪奇是佛罗伦萨正统的统治者，我是为了帮助美迪奇复国而战。”他为了让自己说得更自然，拿起兵横着吃了对面的兵。

“美迪奇是佛罗伦萨正统的统治者？”马基雅维利和达芬奇对视一眼，二人好像是做了一个天大的恶作剧似一顿大笑。好一会儿，马基雅维利义正词严地说道，“佛罗伦萨从但丁的时代起，以至于向上追溯几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共和国。但丁是被黑党放逐的，是人民的决定，正如美迪奇家族也是被人民放逐一般。”

十矢梗一愣，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声音越来越大，“你以为你是什么，行侠仗义的兰斯洛特？完成任务的赫拉克勒斯？还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达芬奇给他做了个小声点的手势，他压低了声音，拿起达芬奇的王面前的兵轻而严厉地说：“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马前卒，随时会被抛弃，就像这个兵一样。”他说着，吃掉了十矢梗刚刚杀掉自己这边兵的兵。

“你把兵放下来，我不走这步。”达芬奇拽住马基雅维利的胳臂，“这个兵挡在配重式投石机和王之间呢。”

“啊——对。”十矢梗看见马基雅维利朝自己尴尬一笑，又把那个兵从棋盘下拿了回去。达芬奇拿起骑士吃掉了十矢梗的兵。那个骑士接着就被十矢梗的骑士击杀，而后者紧接又被达芬奇的后吃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不知是达芬奇的棋还是马基雅维利的话起的作用，十矢梗的心中扫过一片片与象棋无关的想法。

“十几年前，美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了佛罗伦萨，人们被他们寡头时期的纸醉金迷控了心。等他们离去的时候，才发现佛罗伦萨露出了多大的破绽。”待刚才的棋子交换结束后，马基雅维利才说道。他指着十矢梗这半边的棋盘，“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十矢梗现在的处境极其糟糕，他左边的配重式投石机和中间的兵同时受到后的压力，对方要是再把主教调出来，甚至可以进行王车易位。他把王面前的士斜着走了一格，走到了两架投石机中间，这样两架投石机可以互相保护，同时自身还保护住了中间的兵。*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将军。”达芬奇似乎对美迪奇说道，同时按照十矢梗想的一样，把主教调了出来，“你说过，你的王不能斜着走吧。”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错，这里我只能向上走，不进则退，不喜则忧。”十矢梗把王向前移动了一步。

“好一句不进则退，不喜则忧。”达芬奇赞赏道。“很多事情一旦开始做了，就没有回头的路了。”

“而很多事情是理性没有促使你去做，而必然性却促使你去做的。”马基雅维利补充似的应道。

十矢梗一凛。自懂事以来，他父亲一直告诉他，他们十矢一族自从被驱逐出国之后，几代人都在为复国而活。而他自身也从来没想过除了复国以外，他还能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因为他想回家，还是因为他要回家。好像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一切，和他做一切的动力，都来源于他的父亲。而和父亲分离之后，和美迪奇成为同盟以来，他的种种行为是否有用，又是否正确呢。如今他第一次自作主张，留在了意大利，父亲的伤有没有好些呢？

“轮到你下了，先生。”

十矢梗的思路被达芬奇打断。他看了一会儿棋盘才发现达芬奇七路的兵向前走了两步，这下他六路和八路的兵同时受到攻击。他浑浑噩噩，拿起六路的兵，向前走了一步。却马上被达芬奇的后吃掉了。

“美迪奇家族可能不适合治理一个国家，但让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是不是太残忍了呢？”十矢梗好像对自己为数不多的兵被吃掉毫无反应一样。

马基雅维利摇了摇头，“一个人在失去什么之后，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他曾经拥有过的东西，尤其是权力。看看美迪奇家族现在在做什么吧，他们为了复国，派你来杀我。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文臣在这军中做什么？

“我们在讨论比萨的攻城战。”达芬奇见十矢梗一脸茫然，解释道。

马基雅维利道：“不错，比萨是佛罗伦萨治下的一个城市。可它被别有用心之人挑拨，趁我佛罗伦萨不备造了反。比萨坚城，久攻不下，我便找来了达芬奇，讨论改道河流，水攻比萨一事。你说，我二人做的，是否对佛罗伦萨有利？”

十矢梗拿起象放在车前，试图逼退达芬奇的后，点头道：“要不是你们，比萨的围城早就解除了。你们是佛罗伦萨的大忠臣。”

马基雅维利站在达芬奇背后，冷笑两声道：“好个大忠臣，那美迪奇家族为了回国，不仅给比萨送物资，还把你派来暗杀我。他们已经背叛了佛罗伦萨。这还是他们不在国内，否则我们除了外患还得防着内忧呢。”

十矢梗听得马基雅维利说美迪奇，可却总觉得他在说自己。他忍不住辩解道：“我们日本有句老话，叫在其位，谋其政。如果你们让美迪奇家族回归，他们还会做出有损自身利益的事吗？”

他的话苍白无力，马基雅维利忍不住要继续说下去。达芬奇找到机会，赶紧说道：“将军。”他的后斜着行了一步，直接威胁到了十矢梗的王。十矢梗没有办法，后路已经被主教切断，他的王只能向右规避。

看见十矢梗落子，马基雅维利继续道：“我无法决定美迪奇能否回归，达芬奇也只是受我之托而来。美迪奇家族的回归要由佛罗伦萨的人民决定。就算他们携西班牙人之威，借教宗之势，凭比萨之机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们也一定会再次被推翻。因为他们不是君主，而是暴君；不是统治，而是独裁；不是旗手，而是僭主；不是选举，而是侵夺。他们在统治时耽误国家，在流放时里通外国，即使他们回归之后，也必定会伤害人民。他们会损害人民选举的权利，将他们辛苦工作的成果拿去回报利用他们的异国与客军。”他看见达芬奇又拿起棋子，顿了一下。

“将军。”达芬奇补充道，把他的后和十矢梗的王移动到同一条线上。

*异国与客军，倘若我带着美迪奇的军队回到了日本，父亲又得拿什么款待入侵者呢。*十矢梗的手在棋子上游离。“”

1.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十矢梗跳马挡住

达芬奇三线兵向前两步

十矢梗上士顶住兵

达芬奇后吃中兵

十矢梗进马吃兵抓后

达芬奇后吃炮

十矢梗象吃后（翻盘）

达芬奇走中兵

十矢梗出左车

达芬奇走左边兵顶住左卒

十矢梗跳马踩兵抓车

达芬奇平车抓马

十矢梗车进底线一将

达芬奇帅进一躲车

十矢梗飞象再将

达芬奇继续进帅

十矢梗士进一，绝杀

两匹马走了一路，卡利尼昂男爵的头就抬了一路。他抬得脖子酸痛，还好几次差点让马撞上法蒂玛，终于等到法蒂玛终于忍不住去问他。

“你会星象学吗？”法蒂玛疑惑地问。

“并不会。”卡利尼昂男爵就势停下了马，法蒂玛也侧马停住。

“你看天上的星星，”卡利尼昂男爵指着天上，“千百年间，多少人向着它们和它们的造物者祈祷，”卡利尼昂迟疑了一下，似乎是觉得在法蒂玛面前说宗教的事有些不妥。法蒂玛看着他眼中的星光，示意他自己正在听。

“你说，虔诚的人更容易得到回应，是不是说明祈祷和弓箭一样。越强的弓，射出去的箭就更快；更真诚的祈祷，也更快会传到星星中去。一个人是什么出身，贫富贵贱，大多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了。但他有多真诚却可以由自己决定。如果在这里举办一场比赛，就跟赛马一样，比谁的祈祷最先传到那里，”他确保法蒂玛能看到他眼中的坚定，“我一定会超过所有人。”

他见法蒂玛噗嗤一笑，趁着嘴角还没有跟着抬起，摇头道：“若是人也能同星星一般就好了，星星能听到我心里的声音，人却不能。”他摇了摇头，有些得意忘形变成了摇头晃脑，假装不经意地感叹：“别情无处说，方寸是星河。”

“不好意思，你最后说的什么？”法蒂玛皱眉问道。

卡利尼昂叹了口气，他以为她也懂中文，这下白白抬了一路的头。“没什么。”